

折

獄

龜

鑑

補

折獄龜鑑補卷二目錄

彌縫內亂

驗僧尼姦

力懲王姦

卜者誘姦

姦妾弑主

犯姦不大用

雪誣殺冤

不究娼死

見形知姦

籠僧沈江

出罪非陰德

定婚姻律

拒姦被殺

隱形淫人

姦夫盜銀

匿婦夢中

滿倉兒獄

四命冤

屢破僞案

姦夫告本夫

僧寺求子

頭移數家

窺姦致死

妒姦誤殺

陰陽尼

瓜內實蛙

去姦婦衣

夢獲周彪

悟卜康七

假雷殺人

淫訟師妻

謀妾失女

賣花養親

孝淫難判

茉莉花根

詣姑請驗

臙脂

姑誣婦姦

刁姦殺本夫

屍勿出井

詩讞

戲成冤獄

割耳誣淫

詢婢獲犯

枷號好人

小衛玠

盜更圖姦

守貞血繫

誤決姦案

燒蛇入腹

捉姦傷尊長

捉未婚妻姦

強姦幼童

捉姦鬪殺

自控姦發

娼婦孝鞋

討債犯姦

假鬼誦僧

強姦反噬

姦媳淫女

翁逼婦縊

僕佔主妻

察姦擒盜

移屍焚屍

淫母斃女

偷兒移禍

條脫冤纏

借名聘婦

防口誤殺

裝雷擊人

妒妾剪舌

麻城冤獄

獄慎出入

折獄龜鑑補卷二

肅州胡文炳虎臣蒐輯

犯姦上

彌縫內亂

北齊書

司馬子如河內溫人徙居雲中初爲懷朔鎮省事與高歡相結託分義甚深歡入洛子如爲尙書左僕射與奪任情公然受納會高澄通於歡妾一婢告之歡杖澄而幽之妻犯亦隔絕不得見歡納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浹欲立之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入見僞爲不知者請見妻如歡告其故子如曰如是王結髮婦王懷朔被杖背無

完皮妃晝夜供侍同走并州然馬矢自作靴恩義何可忘也且婁領軍之勲何可搖動一女子如草芥況婢言不足信邪歡因使子如更鞠之子如盡反其辭乃啟歡曰果虛言也歡大悅父子夫婦復如初

驗僧尼姦

隋書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大業中爲恆山郡贊務巡察河北諸郡見沙門齋戒菜食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眾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大怒遣使斬於河間以

謝百姓

力懲王姦

增智囊補

滕王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也貞觀中爲金州刺史驕縱失度所至爲害高宗卽位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託言妃召卽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則懼王之威去則被王之辱鄭曰無害遂往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如是事必家奴耳取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坐簡向前謝王慙乃出諸官之妻曾被喚入者

莫不羞之

卜者誘姦

唐書

崔碣字東標博陵安平人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
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
咨存亡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色且利其富旣占陽驚曰
乃夫殆不還矣卽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
遂爲富人他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里往見妻乾
夫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
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碣之來可久陳寃碣得其情卽
敕吏掩乾夫并前獄吏下獄悉發賕姦一日殺之以妻還

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都民相語歌舞於道

姦妾弑主

五代史

安審琦鎮襄沔嚴而不殘威而不暴故南邦之民甚懷其惠顯德五年移平盧軍節度使朝於京師世宗以國之元老禮遇甚厚除守太師遣還鎮六年正月七日夜爲其下人安友進安萬合所害初友進與審琦之愛妾私通有年數矣其妾常慮事泄見誅因與友進謀害審琦是夕審琦沈醉寢於帳中其妾乃竊審琦所枕劍與友進友進猶惶駭不敢剗刃遽召其黨安萬合使殺審琦旣而慮事泄乃引其帳下數妓盡殺以滅其迹不數日友進等悉爲審琦

子守忠嚮而戮之

犯姦不大用

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仕周爲翰林學士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李穀密遺韓熙載書曰吾之名從五柳公驕而喜奉宜善待之至果爾容色凜然崖岸高峻燕席談笑未嘗啟齒熙載謂所親曰我輩綿歷久矣豈顧至是邪觀秀實公非端介正人其守可嚮也因令宿留俟寫六朝書畢館泊半年熙載遣歌人秦弱蘭者詐爲驛卒之女弊衣竹釵旦暮擁帚灑掃驛庭穀乘隙詢其迹蘭曰妾不幸夫亡無歸托身父母卽守驛翁嫗是也情

既瀆失慎獨之戒將行翌日贈詞一闕名春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後數日醺於澄心堂唐主乃命玻璃巨鍾滿酌之穀毅然不顧威不少霽出蘭於席歌前闕以侑之穀慙笑捧腹簪珥幾委不敢不酌酌罷復灌幾類漏卮倒載吐茵尙未許罷後大爲唐主所薄還朝日止遣數小吏攜壺漿薄餞於郊迨歸京鸞膠之曲已喧陶因是竟不大用

雪誣殺冤

彭大翼山堂肆考

胡宿字武平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將抵死公

疑之呼囚覆訊囚畏刑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人告曰吳姓也公乃引囚辟左右訊之囚曰旦將往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公取獄辭窮治乃死者之婦與吳姓者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告官以掩己罪也

不究娼死

宋史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邱人知并州時邊任多執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鎬曰彼來軍中何邪縱去不治娼

婦聞皆散走

見形知姦

宋史

元絳字厚之錢唐人爲上元令有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
歸卧夜爲盜斷其足妻稱乙告里長乃執乙詣縣而甲已
死絳敕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
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繫僧廡下詰妻姦狀卽吐
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禱無
血汚是以知之

籠僧沈江

宋史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通判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

女爭事之因爲姦利恢誅其僧改福建提點刑獄兼知建甯閩俗以九月祀五王生日糜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眾感悟爲之衰止遷江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母憇其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爲之也因責子侍養跣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踰旬吏報籠中臭恢命沈於江

出罪非陰德

元史

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贍思所至以理冤澤物爲已任平反
冤獄甚眾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私恩嘗與五府官決獄
有婦與鄰人通而殺其夫者眾欲活之且曰平反活人陰
德也御史勿執常法贍思曰是謂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
公欲種陰德於生者奈死者何乃獨上議刑部卒正其罪

定婚姻律

明史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爲翰林院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民
間姑舅及兩姨子女法不得爲婚讐家詆訟或已聘見絕
或既婚復離甚至兒女成行有司逼奪按舊律尊長卑幼
相與爲婚者有禁蓋謂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爲舅姑兩

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姑舅兩姨子女無尊卑之嫌
成周時王朝相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故稱異姓大國
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舅甥之
國後世晉王謝唐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爲婚媾
溫嶠以舅子娶姑女呂榮公夫人張氏卽其母申國夫人
姊女古人如此甚多願下羣臣議弛其禁帝許之

拒姦被殺

明史

楊卓字自立泰和人官廣東行省員外郎田家婦獨行山
中遇伐木卒欲亂之婦不從被殺官拷同役卒二十人皆
引服卓曰卒人眾必善惡異也可盡抵罪乎列二十人庭

下熟視久之指兩卒曰殺人者汝也兩卒大驚服罪坐事
謫爲杭州通判有兄弟爭田者累歲不決卓至垂涕開諭
遂罷爭

隱形淫人

明史

張曷字仲明慈谿人都御史楷孫也授鉛山知縣性剛明
善治獄有巫能隱形淫人婦女曷執巫痛杖之無所苦已
並巫失去曷馳縛以歸印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毀淫祠

姦夫盜銀

明史

周新字志新南海人授監察御史敢言多所彈劾貴戚震
懼目爲冷面寒鐵擢浙江按察使一商暮歸恐遇劫藏金

叢祠石下歸以語其妻旦往求金不得訴於新新召商妻
訊之果商妻有所私商驟歸所私尙匿妻所聞商語夜取
之妻與所私皆論死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當是時周廉
使名聞天下

匿婦麥中

明史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歷任江西按察副使璞善斷疑獄民
娶婦三日歸甯失之婦翁訟婿殺女誣服論死璞禱於神
夢神示以麥字璞曰麥者兩人夾一人也比明械囚趣行
刑未出一童子窺門屏間捕入則道士徒也叱曰爾師令
爾偵事乎童子首實果二道士匿婦稿麥中立捕論如法

滿倉兒獄

明史

徐珪應城人爲刑部典史先是千戶吳能以女滿倉兒付媒者鬻於樂婦張給曰周皇親家也後轉鬻樂工袁璘所能歿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已詭言非已母聶與子劫女歸璘訟於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答璘數日死御史陳玉主事孔琦驗璘屍瘞之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冤於鵬而令張指女爲妹又令賈校尉屬女亦如張言媒者遂言聶女前鬻周皇親家矣奏下鎮撫司坐哲爵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讞索女皇親周或家無有復命府部大臣及給事御史廷訊張

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玉琦及
聶母女當杖獄上珪憤懣抗疏曰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
鵬拷聶使誣服鎮撫司共相欺蔽陛下令法司錦衣會問
懼東廠莫敢明至鞠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僅擬杖
哲等無罪反加以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
臣在刑部三年見鞠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有稱校
尉誣陷者有稱校尉爲人報讐者有稱校尉受首惡賊而
以爲從令傍人抵罪者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上
干天和災異迭見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並賈校
尉及此女於市謫戍鎮撫司官極邊進哲爵玉琦各一階

以洗其冤則天意可回太平可致臣一介微軀左右前後
皆東廠鎮撫司之人禍必不免顧與其死於此輩孰若死
於朝廷願斬臣頭以行臣言給臣妻子送骸骨歸臣雖死
無恨帝怒下都察院考訊都御史閔珪等抵以奏事不實
贖徒還役帝責具狀皆上疏引罪奪俸有差珪贖徒畢發
爲民乃杖滿倉兒送浣衣局哲給璘埋葬貲發爲民爵及
琦玉俱贖杖還職

四命冤

石天基 傳家寶

明末揚州張老兒有子雋生好狹邪游年十九娶離城三
里吳老女三姐爲妻三姐貌美性貞雋生雖親愛總不如

其抱變童妖妓爲快意也一日三姐思父母雋生替去看望未告其父母竟出城去約半路足力告疲入路傍土地祠歇息見內有小廝年十六七有丰姿雋生素有斷袖癖遇小廝便留連不舍詢知其往廣東探親雋生遂捏稱廣東某官係至戚可以投託旋與小廝如膠漆竟同往廣東去三姐見夫不回便將三日前去其母家探望情由告知翁姑張老着人去問吳老答以未來張老又在各處訪尋多日未見正在家着急癡想適吳老着其所繼爲子妻姪吳周來探信吳周年纔二十容貌秀麗張老出見遽疑其與媳有姦謀殺其子卽將吳周扭喊縣衙縣官孔某陝西

人提問張老後卽問吳周有無父母妻子答以隻身縣官
點一點頭將吳周收禁傳吳老夫婦並三姐到堂見三姐
貌美便生疑心想道有這樣一個妻子那本夫怎肯捨得
有這樣一個美貌女子那鰥夫怎能容得姦有十分謀殺
也有八九分便作色嚴詰通姦縱姦謀命藏屍各情三姐
等極口呼冤縣官一味敲打吳老因衰年受刑死獄中吳
周斃杖下吳老婦人取保回家痛遭冤慘投井而死惟三
姐尙留殘息在禁待訊喜得孔官被議回籍新官緩理其
事三姐乃得待事白張雋生到廣東無親可投小廝遠去
不顧走頭無路而爲人奴越年餘生有廣瘡主人嫌惡斥

逐只得沿途乞食回里鄉族忿扭送縣問出實情重責四十同三姐發放三姐到家當夜自縊鄰族公怒欲尋雋生置之死地雋生知風逃陝投營奉令守山防兵忽見一人狂顛奔來自喊我是孔某任某縣事偏執已見枉害四人四鬼追向索命到此求避言未已山下一炮打來與雋生均爲灰燼矣

屢破僞案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

海鹽令王臨亨治獄多精察有一婦早孀隨母兄往來海鹽崇德間有三惡少一冒婦之叔一僞爲夫一僞爲亡夫之兄詭詞訟縣已而佯以利請月餘僞夫訟婦之母兄掠

婦去公覆前案良是而訝其貌很鞫之則前案悉僞也三人伏辜又一女未嫁少年求之其父不許誣以娶而更嫁婚書謀聘悉具公呼女前與語已而遽問少年曰汝妻手中有疤記左手乎右手乎少年愕然遂敗沈氏兄弟皆無子兄富先亡弟貧有女嫁褚升兄之妻常虞升瞰其貲俄被盜賄鄰人誣升言從屋上來去所遺鞋是也公曰婿而盜何必登屋茲方六月何必着鞋升得白

姦夫告本夫

寄園寄所寄

京師有傭工之婦先與衛軍羅姓者交密呼爲羅長官後以隙絕婦久曠慾動乃擇葫蘆葡萄潤之每寢執以自娛快

意慮亟呼蘿蔔爲羅長官鄰人聞之以爲羅君復修好矣鄰有惡少年素垂涎於婦調之不從恨焉適傭工夜歸與婦寢惡少不知也意其獨宿故無聲挾利刀潛入將迫之捫枕得雙頭誤認爲羅怒甚連砍之而去事既有司不能決鄰人曰前此每夜其婦必呼其舊好羅長官然但聞聲未見其人也官以羅妒姦殺人當重辟羅極稱冤竟不得白惡少歸嗟嘆不已妻叩之備述其故妻亦與一人有私者其人正避匿牀下計欲殺惡少而取其妻乃以所聞語鳴官惡少竟得罪而羅長官乃釋

僧寺求子

增智囊補

廣西南甯府永淳縣寶蓮寺有子孫堂傍多淨室相傳祈嗣頗驗布施山積凡婦女祈嗣須年壯無疾者先期齋戒得聖筭方許止宿其婦女或言夢佛送子或言羅漢或不言或一宿不再或屢宿屢往因淨室嚴密無隙而夫居戶外故人皆信焉閩人汪日初蒞縣疑其事乃飾二妓以往屬云夜有至者勿拒但以朱墨汁密塗其頂次日黎明伏兵眾寺外而親往點視眾僧倉皇出謁凡百餘人令去帽則紅頭黑頭者各二令縛之而出二妓使證其狀云鐘定後兩僧更至贈調經種子丸一包汪召兵眾入眾僧懾不敢動一一就縛究其故則床下悉有暗道可通其所汙婦

女不知幾何矣既置獄獄爲之盈住持名佛顯謂禁子凌志曰我掌寺四十年積金無算自知必死能私釋我等暫歸取來以半相贈凌許三僧從顯往而自與八輩從之既至寺則窖中黃白燦然恣其所取僧陽束臥具而陰收寺中刀斧之屬期三更斬門而出汪方秉燭構申詳稿忽心動念百僧一獄卒有變莫支乃密召快手持械入宿甫集而僧亂起僧所用皆短兵眾以長鎗刺之僧不能敵多死顯知事不諧揚言曰吾儕好醜區別相公不一一細鞫以此激變然反者不過數人今已誅死吾儕當面訴相公汪令刑房吏諭曰相公亦知汝曹非盡反者然反者已死可

盡納器械明當庭鞫分別之器械既出於是召僧每十人一鞫以次誅絕究器械入獄之故始知凌志等賣放而志則已死於兵矣

頭移數家

增智囊補

徽富商某悅一小家婦欲娶之厚餌其夫夫利其金以語婦婦不從強而後可卜夜爲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觴商來稍遲入則婦先被殺亡其首焉驚走不知其由夫以爲商也訟於郡商曰相悅有之卽不從可緩圖何至殺之於是喚鄰保問之一老人曰向來叫夜僧於殺人次夜遂無聲可疑也商募人察僧所在果於旁郡識之乃以一人

着婦人衣居林中候僧過作婦聲呼曰和尚還我頭來僧驚曰頭在汝宅上三家鋪架上眾出縛僧僧知語洩曰因其家門啟欲入盜見婦盛妝泣床側欲淫不可得殺而攜其頭出掛在三家鋪架上拘上三家人至曰有之當時懼禍移掛又上數家門首樹上拘又上數家人至曰有之當日卽埋在園中遣吏往掘果得一首乃有鬚男子再掘而婦首始出問男子頭從何來乃十年前斬其仇頭於是二人皆抵死

窺姦致死

增智囊補

南京刑部典史王宗閩人一日當直忽報其妾被殺於館

舍宗奔去旋來告尙書周公用發河南司究問欲罪宗宗云聞報而歸眾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素與宗歡何爲殺之官不能決旣數月都察院令審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訊之楊示約某夜二更後鞫王宗獄如期猝命隸云門外有覘視者執來果獲兩人甲云彼挈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窮乙乙具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爲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卽置於法而釋宗楊曰若日間則觀者眾矣由踪跡其人人非切已事肯深夜來看耶由是稱爲神明

妒姦誤殺

增智囊補

臨海縣迎新秀才適贅宮旁有女窺見某生韶秀悅之一
賣婆在旁曰此吾鄰家子也爲小娘子作伐成佳偶矣賣
婆以女意誘生生不從賣婆有子無賴因假生夜往女不
能辨一日其家舍客夫婦因移女而令客寢女榻夜有人
斷其雙首以去明發以聞於縣令以爲其家殺之而囊裝
無損殺之何爲乃問榻向寢誰氏曰是其女令曰知之矣
立逮其女作威震之曰爾姦夫爲誰曰某秀才逮生至曰
賣婆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記曰臂有
痣視之無有令沈思曰賣婆有子乎逮其子至視臂有痣
曰殺人者汝也刑之卽自輸服蓋其夜捫得駢首以爲女

有他姦故殺之生由是得釋

陰陽尼姦

闕名

宋咸淳間浙江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其女刺繡女忽有娠父母究問曰尼也尼與同寢常言夫婦咸恆事時偶心動尼曰妾有二刑逢陽則女逢陰則男揣之則儼然男子也遂數與合父母聞之官尼不服驗之無狀事莫能明一坐婆曰當令仰臥以鹽肉水漬其陰令犬舐之則其陰中必露出男形如龜頭出殼官卽如其法驗之果然尼卽處死

瓜內實蛙

增智囊補

馬裕齋光祖知處州時禁民捕蛙一村民將生瓜切作蓋

剗虛其腹實蛙於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庭公
心怪之問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間有人知否答曰惟
妻知之公疑妻與人通逮鞠之果然蓋人欲陷夫而奪其
妻故使妻教夫如此又先誡門卒以故捕得公遂置姦淫
者於法

去姦婦衣

增智囊補

成都有姦獄一日和姦一日強姦梟長不能決以屬成都
守魯公永清公令隸有力者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褲衣婦
以死自持隸無如之何公乃定作和姦蓋婦欲守貞衣且
不能去況可犯耶

夢獲周彪

增智囊補

陳騏爲江西僉憲初至夢一虎帶三矢登其舟覺而異之
會按問吉安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初女子許嫁庠生某
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其友周彪彪
家亦富聞其女美欲求婚而無策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
行諺謂之伴郎途中貧士遇盜殺死貧士父疑女家嫌其
貧使人故要於路謀殺其子意欲他適不知乃彪所謀欲
得其女也訟於縣縣謂女有姦謀殺夫騏呼其父問之但
云女與人有姦而不得其主名使穩婆驗其女又處女乃
謂其父曰汝子交與誰最密曰周彪騏因思曰虎帶三矢

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彪又伴其親迎夢爲是矣越數日僞移檄吉安取有學之士修郡志而彪名在焉旣至騏設饌以飲之酒半獨召彪於後堂屏左右引手歎息陽謂之曰人言汝殺貧士而欲取其妻吾憐汝有學汝當吐實吾救汝彪錯愕戰慄跪而悉陳騏錄其詞潛令人捕同謀者一訊而獄成舉郡驚以爲神

悟卜康七

增智囊補

西川費孝先善卜有客王某因售貨至成都求爲卦先日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舂得三斗米遇明則活遇暗則死再三戒之令誦此足矣王受乃行途中值大雨眾趨

憇一屋下王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
傾覆王獨免王之妻與鄰之子有私許以終身候夫歸殺
之王既至妻約所私曰今夕但洗浴者乃夫也及夜果呼
王洗浴王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邪堅不肯浴婦怒乃自
浴壁隙中鎗出被害王驚駭罔測明日鄰人首王害妻郡
守酷刑王泣言曰死則死矣冤不必言但孝先所言無驗
耳守叩得其言沈思久之呼王問曰汝鄰比有康七否曰
有之曰殺汝妻者必是人也捕至果服罪因語僚左曰一
石穀舂得三斗米得非康七乎此郡守乃王明也

假雷殺人

紀昀
灤陽消夏錄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獻縣城西有村民爲雷擊死縣令明公晟往驗飭棺斂矣越半月餘忽拘一人訊之曰爾買火藥何爲曰以取鳥詰曰以銃擊鳥少不過數錢多至兩許足一日用矣爾買二三十斤何也曰備多日之用又詰曰爾買藥未滿一月計所用不過一二斤其餘今藏何處其人詞窮刑鞫之果得因姦謀殺狀與婦並伏法或問何以知爲此人曰火藥非數十斤不能僞爲雷合藥必以硫黃今方盛夏非年節放爆竹時買硫黃者可數吾陰使人至市察買硫黃者誰多皆曰某匠又陰察某匠賣藥於何人皆曰某人是以此知之又問何以知雷爲僞作曰雷擊

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毀屋亦自上而下今苫草屋樑
皆飛起土炕之面亦揭去知火從下起又此地去城五六
里雷電相同是夜雷電皆盤繞雲中無下擊之狀是以知
之爾時其婦先歸甯難以研問故必先得是人而後婦可
鞠此令可謂明察矣

淫訟師妻

灤陽消夏錄

有善訟者一日爲人書訟牒將羅織多人端緒繳繞猝不
得分明欲靜坐構思乃戒毋通客併妻亦避居別室妻先
與鄰子目成家無隙所窺伺歲餘無由一近也至是乃得
間焉後每構思妻輒嘈雜以亂之必叱使避出襲爲例鄰

子乘間而來亦襲爲例終其身不敗歿後歲餘妻以私孕爲怨家所訐官鞫外遇之由乃具吐實官拊几喟然曰此生刀筆巧矣烏知造物更巧乎

謀妾失女

灤陽消夏錄

甲見乙婦而豔之語於丙丙曰其夫粗悍可圖也如不吝揮金吾能爲君了此事乃擇邑子冶蕩者餌以金而屬之曰爾白晝潛匿乙家而故使乙聞待就執則自承欲盜白晝非盜時爾容貌衣服無盜狀必疑姦勿承也官再鞫而後承罪不過枷杖當設策使不竟其獄無所苦也邑子如所教獄果不竟然乙竟出其婦丙慮其悔教婦家訟乙又

陰賄證佐使不勝乃恚而別嫁其女乙亦決絕聽其嫁甲重價買爲妾丙又教邑子反噬甲發其陰謀而教甲賂息計前後乾沒千金矣適聞家廟社會力修供具賽神將以祈福先一夕廟祝夢神曰某金自何來乃盛儀以饗我明日來慎勿令入廟非禮之祀鬼神且不受況非義之祀乎丙至廟祝以神語拒之怒弗信甫至堦昇者顛蹶供具悉毀乃悚然返後歲餘甲死邑子以同謀之故時往來丙家因誘其女逃去丙亦氣結死婦攜貲改適女至德州人詰得姦狀牒送回籍杖而官賣時丙姦已露乙憾甚乃鬻產贖得女使薦枕三夕而轉售於人或曰丙死時乙尙未娶

丙婦因嫁焉此固爲快心之談無是事也邑子後爲丐女
流落爲娼則實有之

賣花養親

如是我聞

郭六淮鎮農家婦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饑其夫度不得
活出而乞食於四方瀕行對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
累汝矣婦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
惟以女工養翁姑旣而必不能贍則集鄰里叩首曰我夫
以父母託我今力竭矣不別作計當俱死鄰里能助我則
乞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毋笑我

里語以婦女倚門爲賣花鄰里

趨趨囁囁徐散去乃慟哭白翁姑公然與諸蕩子游陰蓄

夜合之資又置一女子然防閑甚嚴不使外人覲其面或
曰是將邀重價亦不辯也越三載餘其夫歸寒溫甫畢卽
與見翁姑曰父母併在今以還汝又引所置女見其夫曰
我身已污不能忍恥再對汝已爲汝別娶一婦今亦付汝
夫駭愕未及答則曰且爲汝辦餐已往廚下自剉矣縣令
來驗目炯炯不瞑縣令判葬於祖塋而不耐夫墓曰不耐
墓宜絕於夫也葬於祖塋明其未絕於翁姑也目仍不瞑
其翁姑哀號曰是本貞婦以我二人故至此也子不能養
父母反絕代養父母者耶況身爲男子不能養避而委一
少婦送人知其心矣是誰之過而絕之耶此我家事官不

必與聞語訖而目瞑時人議論頗不一先祖寵子公曰節孝並重也節孝又不能兩全也此一事非聖賢不能斷吾不敢置一詞也

孝淫難判

如是我聞

縣吏李懋華嘗以事詣張家口於居庸關外夜失道暫憩山畔神祠俄燈火晃耀遙見車騎雜遝將至祠門意是神靈伏匿廡下見數貴客官並入祠坐左側似是城隍中四五坐則不識何神數吏抱簿陳案上一一檢視竊聽其語則勘驗一郡善惡也一神曰某婦事親無失禮然文至而情不至某婦亦能得姑舅歡然退與其夫有怨言一神曰

風俗曰偷神道亦與人爲善陰律孝婦延一紀此二婦減半可也僉曰善俄一神又曰某婦至孝而至淫何以處之一神曰陽律犯淫罪止杖而不孝則當誅是不孝之罪重於淫也不孝之罪重則能孝者福亦重輕罪不可削重福宜舍淫而論其孝一神曰服勞奉養孝之小者虧行辱親不孝之大者小孝難贖大不孝宜舍孝而科其淫一神曰孝大德也非他惡所能掩淫大罰也非他善所能贖宜罪福各受其報側坐者磬折請曰罪福相抵可乎神掉首曰以淫而削孝之福是使人疑孝無福也以孝而免淫之罪是使人疑淫無罪也相抵恐不可一神隔坐言曰以孝之

故雖至淫而不加罪不使人愈知孝乎以淫之故雖至孝而不獲福不使人愈戒淫乎相抵是一神沈思良久曰此事出入頗重大請命於天曹可矣語訖俱起各命駕而散李故老吏嫺案牘陰記其語反覆思之不能決不知天曹作何判斷也

茉莉花根

紀昀
姑妄聽之

閩人有女未嫁卒已葬矣閱歲餘有親串見之別縣初疑貌相似然聲音體態無相似至此者出其不意從後試呼其小名女忽回顧知不謬又疑爲鬼歸告其父母開冢驗視果空棺共往踪迹初陽不相識父母舉其胸脇癢瘰呼

鄰婦密視乃具伏覓其夫則已遁矣蓋閩中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飲之一寸可尸歷一日服至六寸尙可蘇至七寸乃真死女已有壻而私與鄰子狎故磨此根使詐死待其葬而發墓共逃也壻家鳴官捕得鄰子供詞與女同時吳林塘官閩縣親鞫是獄欲引開棺見尸律則人實未死事異圖財欲引藥迷子女例則女本同謀情殊掠賣無正條可以擬罪乃仍以姦拐本律斷人情變幻亦何所不有乎

詣姑請驗

槐西雜志

吳惠叔言太湖有漁戶嫁女者舟至波心風浪陡作舵師失措已歛仄欲沈眾皆相抱哭突新婦破簾出一手把舵

一手牽蓬索折戢飛行直抵壻家吉時猶未過也洞庭人傳以爲奇或有以越禮譏者惠叔曰此本漁戶女日日船頭持篙櫓不能責以必爲宋伯姬也又聞吾郡有焦氏女不記何縣人已受聘矣有謀爲媵者中以蜚語壻家欲離婚父訟於官而謀者陷穽已深非惟證佐鑿鑿且有自承爲所歡者女見事急竟倩鄰媼導至壻家升堂拜姑曰女非婦比貞不貞有明證也兒與其獻醜於官媒仍爲所誣不如獻醜於母前眞僞自見遂闔戶弛服請姑驗訟立解此較操舟之新婦更越禮矣然危急存亡之時有不得不如是者講學家動以一死責人非通論也

此等案件每令官媒驗之然官媒或受財賄必有誣枉者矣不若使夫家女眷往就女家驗之則閨女既不出頭而是非亦立判也故錄此以備一法

臙脂

蒲松齡 聊齋志異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女曰臙脂才姿慧麗父寶愛之欲占鳳於清門而世族鄙其寒賤不屑締姻以故及笄未字對戶龔姓之妻王氏佻脫善謔女閨中談友也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丰采甚都女秋波縈轉之少年俯首趨去王戲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憾女脈脈不作一語王曰此南巷鄆秀才秋隼世間男子無其溫婉今衣

素以其妻服未闕也娘子如有意當寄語委禽焉女無言
王笑而去數日無耗女疑王未卽往漸廢飲食寢疾憊頓
王來省視研詰病由女言不自知但爾日別後卽忽忽不
快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尙無人致聲鄂郎娘子
病已至是尙何顧忌先令夜來一聚彼豈不肯女曰彼若
不嫌寒賤卽遣媒來病當愈若私約則斷斷不可王遂去
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旣嫁宿偵夫他出輒尋舊好是夜
宿適來因述女言爲笑戲囑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喜其
機之可乘也乃問女家閨闈甚悉次夜踰垣入以指叩窗
內問誰何答以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爲百年不爲一

夕郎果愛妾但宜速倩冰人若欲私合不敢從命宿姑諾之苦求一握手爲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啟扉宿入卽抱求歡女無力撐拒仆地上曰何來惡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溫婉何遂狂暴如此若復爾爾便當嗚呼品行虧損兩無所益宿不敢復強因捉足解繡履而去女呼曰褻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宿王所旣臥心不忘履陰揣衣袂竟已烏有急起篝燈徧照內外竟不可得先是巷中有毛大者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狎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扃潛入方至窗外踏一物拾起則巾裏女烏伏聽之聞宿自述甚悉大喜抽

身而出次夕踰垣入女家門戶不悉誤詣翁舍翁察其音
跡知爲女來者操刀直出毛駭反走方欲攀垣追已近急
奪翁刀媼起大呼毛不得脫遂殺翁女聞喧始起共燭之
翁已絕於牆下得繡履媼視之臙脂物也逼問女女哭告
之但不忍累王氏言鄂生自至而已天明送於邑邑宰拘
鄂鄂爲人謹訥被執駭絕上堂不知置詞惟有戰慄宰益
信其情真橫加恫械遂誣服歷郡解省往來覆訊無異詞
後委濟南府吳公南岱復案一見鄂生疑不類殺人者陰
使人從容私問之俾得盡其詞公以是知鄂冤及訊先問
女訂約後有知者否答無之遇鄂生時別有人否亦答無

之乃問鄂生生言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
出某卽趨避過此並無一言公叱女曰汝言別無他人何
以有鄰婦也女曰雖有王氏與彼無涉公罷質命拘王氏
至禁不與女通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誰王對不知公
詐之曰臙脂言殺卞某汝悉知之尙何諱王曰冤哉淫婢
自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因述其前後相戲
之詞公喚女上曰汝言彼不知情何以自供撮合哉女哭
曰自己不肖致父慘死又累他人誠不忍耳公問王戲後
曾語何人王答無之公曰夫妻在牀應無不言王供丈夫
久客未歸公曰雖然凡戲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已之慧

更不向一人言將誰欺命梏十指王不得已乃供曾與宿言公於是釋鄂拘宿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妓者必非良士嚴械之宿供賺女是真失履後未敢復往公曰踰牆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勝凌藉遂以自承招成報上宿遂延頸待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故東國名士聞學使施愚山先生賢因使人控其冤枉公討其招供反覆思之曰此生冤也遂移案再鞫問宿鞋遺何所供言不知但叩王氏門猶在袖中轉詰王氏宿介之外姦夫有幾王供無之公曰淫亂之人豈得專私一人王供身與宿介稚齒交合故未能謝絕後非無見挑者實未敢從公使指其人王供同

里毛大屢挑而屢拒之矣又某甲某乙皆以餽賄爲名一
二至我家者公令並拘之既集公赴城隍廟使盡跪案前
便謂昨夢神人相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對神
明不得有妄言宜自首同聲言無殺人之事公以三木置
地將並加之括髮裸身齊鳴冤苦公命釋之曰既不自招
當請鬼神指之使人以瓊褥悉幃殿窗令無少隙祖諸囚
背驅入暗中始授盆水一一令自盥訖命面壁勿動殺人
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間呼出公指毛大曰此真殺人賊也
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烟煤水濯其手殺人者恐神
來書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臨出以手護背而有烟色也

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盡吐其實乃擬毛大斬決宿介王氏前各受刑免科姦罪臙脂雖冒不韙尙能守貞而鄂生无妄受災尤堪憫惻仰邑令爲之委禽而合登焉

姑誣婦姦

聊齋志異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能自潔村無賴頻來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戶牆垣拒之姑慚借端出婦婦不去頗有勃谿姑益恚反以相誣訟諸官官問姦夫姓名媼曰夜來宵去實不知其何誰鞠婦自知因喚婦婦果知之而以姦情歸媼苦相抵拘無賴至又譁辯謂兩無所私

彼姑婦不相能故妄言相詆毀耳官曰一村百人何獨誣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與婦通械婦終不承遂去之婦忿告憲院仍如前久不決時吾邑孫進士柳下令臨晉推折獄才遂下其案於臨晉人犯到公畧訊一過寄監訖便使隸人備磚石刀錐質明聽用共疑曰嚴刑自有桎梏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意姑備之明日升堂問知諸具已備命悉置堂上乃喚犯者又一一畧訊之乃謂姑婦此事亦不必求甚清析淫婦雖未定而姦夫則確汝家本清門不過一時爲匪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自取擊殺之姑婦趨趨恐邂逅抵償公曰無慮有我

在於是媼婦並起掇石交投婦銜恨已久兩手舉巨石恨不卽立斃之媼惟以小石擊臂腿而已又命用刀媼猶逡巡公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媼嚴梏之遂得其情其案乃結

刁姦殺本夫

聊齋志異

淄川縣之西有崖莊有賈某者被人殺於途隔夜其妻亦自經死賈弟鳴於官時浙江費公禕社令淄親詣驗之見布袱裹銀五錢餘尙在腰中知非爲財者也拘兩村鄰保審質一過殊少端緒並未接掠釋散歸但命地約細察十日一關白而已踰半年事漸懈賈弟怨公仁柔上堂屢噪

公怒曰汝既不能指名欲我以桎梏加良民耶呵逐而出
一日以逋賦故逮數人至內一人周成懼責上言錢糧措
辦已足卽於腰中出銀袱稟公驗視公驗已便問汝家何
里答云某村又云去西崖幾里答五六里公云去年被殺
賈某係汝何人答云不識其人公勃然曰汝殺之尙云不
識耶周力辯不聽嚴梏之果伏其罪先是賈妻王氏將詣
姻家慚無釵飾聒夫使假於鄰夫不肯妻自假之頗甚珍
重歸途卸而裹諸袱納袖中旣至家探之已亡不敢告夫
又無力償鄰惱欲死是日周適拾之知爲賈妻所遺窺賈
宅出半夜踰垣將執以求合時溽暑王氏臥庭中周潛就

淫之王氏覺大號周急止之留祇納釵事已婦囑曰後勿來吾家男子惡犯恐俱死周怒曰我挾勾欄數宿之資豈一度可償耶婦慰之曰我非不願相交渠常善病不如從容以待其死周乃去於是殺賈夜詣婦曰今某已被人殺請如所約婦聞大哭周懼而逃天明則婦死矣公廉得情以周抵罪共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公曰事無難辦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屍時見銀祇刺萬字文周祇亦然是一手也及詰之又云無舊詞貌詭變是以確知其情也

屍勿出井

聊齋志異

淄川人胡成與馮安同里世有隙胡父子強馮屈意交懽
胡終猜之一日共飲薄醉頗傾肝膽胡大言勿憂貧百金
之產無難致也馮以其家不豐故嗤之胡正色曰實相告
昨途遇大商載厚裝來我顛越於南山智井中矣馮又笑
之時胡有妹夫鄭倫託爲說合田產寄數百金於胡家遂
盡出以炫馮馮信之既散陰以狀報邑令費公禕祉拘胡
對勘胡言其實問鄭及產主不訛乃共驗諸智井一役絕
下則果有無首之屍在焉胡大駭莫可置辯但稱冤苦公
怒擊喙數十曰確有證據尙叫屈耶以死囚具禁制之屍
戒勿出惟曉示諸村使屍主投狀逾日有婦人抱狀自言

爲亡者妻言夫何甲揭數百金出作貿易被胡殺死公曰
并有死人恐未必卽是汝夫婦執言甚堅公乃命出屍於
井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卻立而號公曰眞犯已得但骸
軀未全汝暫歸待得死者首卽招報令其抵償遂自獄中
喚胡出訶曰明日不將頭至當械折股役押終日而返詰
之但有號泣乃以梏具置前作刑勢卽又不刑曰想汝當
夜扛屍忙迫不知墮落何處奈何不細尋之胡哀冤祈容
急覓公乃問婦子女幾何答言無甲有無戚屬云但有堂
叔一人公慨然曰少年喪夫伶仃如此其何以爲生矣婦
乃哭卽求憐憫公曰殺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屍此案卽消

消案後速醮可也婦感泣叩頭而下公卽票示里人代覓其首經宿卽有同村王五報稱已獲問驗旣明賞以千錢喚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積歲不能得結姪旣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令適人此後亦無他務但有上臺檢較止須汝身應耳甲叔不肯飛兩籤下甲叔懼應之而出婦聞詣謝公恩公諭有買婦者當堂關白旣下卽有投婚狀者蓋卽報人頭之王五也公喚婦上曰殺人之真犯汝知之乎答以胡成公曰非也汝與王五乃眞犯耳二人大駭力辯冤枉公曰乃久知其情所以遲遲而發者恐有萬一之屈耳屍未出井何以確信爲汝夫蓋先知其死

矣且甲死猶衣敗絮數百金何所自來又謂王五曰頭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在速合耳兩人驚顏如土不能強置一詞並械之果吐其實蓋王五與婦私已久謀殺其夫而適值胡成之戲也乃釋胡馮以誣告重笞徒三年

詩讞

聊齋志異

青州居民范小山販筆爲業行賈未歸四月間妻賀獨宿爲盜所殺是夜微雨泥中遺詩扇一握乃王晟之贈吳蜚卿者晟不知何人吳益都之素封與范同里平日頗有佻達之行故里黨共信之郡縣拘質堅不伏而慘被械梏遂

以成案駁解往復歷十餘官更無異議吳亦自分必死囑其妻罄竭所有以濟煢獨無何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慮囚至吳若有所思因問吳某殺人有何確據范以扇對先生熟視扇便問王晟何人並云不知又將爰書細閱一過立命脫吳械自監移之倉范力爭先生怒曰而欲妄殺一人便了却耶抑將得讎人而甘心耶眾疑先生私吳卽莫敢言先生標硃簽立拘南郭某肆主人問曰肆壁有東莞李秀詩何時題耶答自舊歲提學按臨有二三秀才飲醉留題不知所居何里遂遣役至日照坐拘李秀數日秀至怒之曰旣作秀才奈何謀殺人秀頓首錯愕但言無之先

生擲扇下令其自視曰明係而作何詭托王晟秀審視云詩眞某作字實非某書曰旣知汝詩當卽汝友誰書者秀曰跡似沂州王佐乃遣役關拘王佐佐至詞之一如見秀狀佐言此益都鐵商張成索某書者云晟其表兄也先生曰盜在此矣執成至一訊遂伏先是成窺賀氏美欲挑之恐不諧念托於吳必人所共信故僞爲吳扇執而往諧則自認不諧則嫁禍於吳而實不期至於殺也踰垣入逼婦婦以獨居常以刃自衛旣覺捉成衣操刀而起成懼奪其刀婦力挽令不得脫且號成益窘遂殺之委扇而去三年冤獄一朝而雪無不誦神明者然終莫解其故後邑紳乘

問請之先生笑曰此甚易知細閱爰書賀被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雨天氣猶寒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反攜此以增累者其嫁害可知向避雨南郭見題壁詩與簪頭之作口角相類故妄度李生果因是而得真盜幸中耳聞者歎服

戲成冤獄

聊齋志異

朱生陽穀人少年佻達喜恢謔因喪偶往求媒媼遇其鄰人之妻睨之美戲謂媼曰適睹尊鄰風雅妙麗若我求凰渠可也媼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爲君圖之朱笑曰諾更月餘鄰人出責負被殺於野邑命拘鄰保血膚取實究無

端緒惟媒媼述相謔之辭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又疑鄰婦與私擄掠之五毒慘至婦不能堪誣伏又訊朱朱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使冤死而又加以不節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乎我實供之可矣欲殺夫而娶其婦皆我之爲婦實不之知也問何憑答言血衣可證及使人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復蘇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證據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歸告母曰予我衣死也卽不與亦死也均之死故遲也不知其速也母泣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其迹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詞經年餘決有日矣令方慮囚忽一人直上公堂怒目視

令而大罵曰如此憤憤何足臨民隸役數十輩欲共執之
其人振臂一揮頽然並仆令懼欲逃其人大言曰我關廟
周將軍也昏官若動卽便誅却令戰懼悚聽其人曰殺人
者乃宮標也於朱某何與言已倒地氣若絕少頃而醒面
無人色及問其名則宮標也榜之盡服其罪蓋宮素不逞
知鄰人討負而歸意腰囊必富及殺之竟無所得聞朱誣
服竊自幸是日身入公門殊不知令問朱血衣所自來
朱亦不之知喚其母鞠之則割臂所染驗其左臂刀痕猶
未平也令亦愕然後以此被參揭免官罰贖羈留而死年
餘鄰母欲嫁其婦婦感朱義遂嫁之

割耳誣淫

韓錫祚
滑疑集

煮人葠四十分飲之可以治痢婺州武秀才胡發性好善業醫弗能精也個人以妻之危疾告徒而往入室診視有自後抱之者右耳缺然血流而悶仆於地個人持其耳訟以行淫遂褫胡生傷愈而囚之初胡生與鄰人施竺田同師而學相友也胡生有數十畝竹園流水環之施度胡生難驟貧勢不可奪又里之宦族有女施與胡各爲其子聘之卒許胡氏施因是銜胡生故賂個人而誣之獄三歲未決新令尹劉起禧至未入境個人叩馬呼冤令尹沈思良久曰胡發欲淫爾婦而繫諸官罪已在胡發矣爾尙何冤

乎胡發習武必多力一婦人安能刃之且亦安逆計其淫而刃以待之是將以先入之言嘗我也遂執佃人鞠得其情流竺田河南胡生之被刖而仆也其家人聞之昇而歸適眾童子戲於戶外縛草人張弓射之決曰四箭中心人不中則伏地爲驢發人謂驢爲耳胡生恍惚夢中聽之則若有神人告之以爲四錢人獲卽能生耳也服之右耳果再生較諸左耳差小而赤胡生之友應成楷刻奇方傳諸世曰割耳更生服人獲備述胡生之事爲徵舌斷更生多嚼蟬肉亦聞諸已驗者

詢婢獲犯

滑疑集

新秦民劉詔之妻寡或殺之而取其錫官驗之而偵緝焉
東村土地神到任男女羅拜千餘人刑牲以祭送土地神
入廟土地神下令點名籍至張偕喝曰殺人者汝也眾縛
偕至官服罪索錫曰質諸典賈起之果得錫張偕擬斬明
年新令尹沈淵至遍賞獄囚至張偕曰是溫愿者而殺人
賊乎疑之檢視舊讞問劉氏曾認錫乎吏曰未也問案中
有偽認錫者使視錫乎亦未也初舊尹起錫典賈也稽殺
人以後之籍見錫卽以爲實未幾有典錫者持券以贖則
誤爲劉錫入官矣請領諸官官曰斯必張偕賄以來偽領
錫而脫偕罪者也逐之去於是淵乃召前所謂偽認錫者

至多置數鐲而使之辨無誤也亦召被殺者之小姑至問之曰吾嫂之鐲赤金而螭形也視之則刻篆文而黃其質淵歎曰折獄之難也慎猶恐失之況不慎乎申請憲司平反其獄并提土地神所憑者癩癡人也曰任土地者服上刑矣劉妻有婢長矣淵陰令細人娶之曰主母嘗與趙六通遂拘趙六則詔妻既私趙六又私他人遇趙六而獻其鐲以乞命而殺之以去也鐲埋梨根下啟視之合乃以罪張偕之罪罪之

枷號好人

諧鐸

元和令常公養蒙愛民重土神於折獄里中有惡奴與主

婦通而礙於其子唆主婦以忤逆控縣公廉得其情拘叔氏舅氏一併聽鞠至日喚惡奴上問兩黨親族俱不列名爾何抱主婦控惡奴曰小人家主人豢養日望小主成家不意下流自居主母責之反肆抵觸赴懇兩黨親族視同秦越不得已冒嫌抱控公曰忠心爲主勞怨不辭汝可謂義僕矣惡奴叩首曰小人素有好人之目里黨所共知也公領之喚忤逆兒上年十四五恂恂儒雅訊其逆母之故但流涕不言公僞怒曰不孝之罪律有明條三尺法何可輕宥遂飛籤下兒痛哭叔與舅代爲哀免而惡奴面有喜色公顧而笑曰爾小主尙在童年刑杖一下立當斃命汝

素有好人之目且受主人數年養蓋代受杖呼隸曳下
曰代不孝者杖勿從輕也責至四十血肉交飛繼又罪其
叔曰爾與乃父爲同胞而不能禁約爾姪至今以忤逆播
聞亦當受責叔伏地乞恩公笑曰一客不煩二主有好人
在汝勿畏也又曳下代責二十並喚舅氏上曰母子之恩
本於天性汝妹卽欲控告何難一言勸阻乃袖手旁觀釀
成家變本應重責但年邁龍鍾不堪受杖奈何因顧惡奴
曰本縣今日勉出大力成全汝好人之名又飛籤欲責惡
奴勢難再杖叩頭乞免公大笑曰汝推主母情面亦當爲
其兄稍効微勞卒杖之復命取枷至曰杖已代矣枷又何

辭大書枷號好人一名俟忤逆兒改過日釋放惡奴杖痕
已重復荷重枷不旬日竟死閩邑稱快

小衛玠

蘭茗館外集

山右衛生世家子也兒時穎悟過人溫其如玉十三歲應
童子試學使者拔冠一軍且謂其學校官曰此小衛玠也
異日當清貴可善視之由是小衛玠之名噪於一甕遐邇
皆傾慕之願妻以女生益自負擇配殊不肯草草邑臬翁
者家稱素封有女珊柯年及笄美而慧女紅之餘酷嗜翰
墨翁愛憐之遴選東床頗難一日珊柯與嫂五臺禮佛歸
途中適與生遇珊柯秋波頻睨情殊惓惓嫂窺其意悄謂

之曰小姑知此人乎卽鄉里所稱小衛玠者是也渠與家兄爲社友過從甚密故識之小姑如有意當使兄爲執柯珊柯笑而不答旣歸思慕綦切飲食俱廢嫂固與珊柯善不時省問曰小姑得毋爲小衛玠乎果爾得諧伉儷的是嘉耦但其人才豐境嗇家徒壁立未審小姑患貧否珊柯歎曰命好貧亦可富否則富亦可貧富貴在天有命存焉何患貧之與有嫂笑曰如此易矣小姑請自保重不三日必有以報命珊柯大喜厥疾頓瘳里有某公子者父官粵東太守卒於任宦囊充牣公子扶櫬歸服闋年甫十八適聘妻某氏病卒耳珊柯名倩媒求婚於翁翁慕公子門第

多財遽喜諾之嫂聞之知難挽回乃備告珊柯且婉勸之曰非嫂方命奈翁已許公子實難爲計聞公子少年才貌亦不減小衛玠況門第家道有過之而無不及似此天作之合未嘗非福小姑亦何必甲彼乙此沾沾然成心不化哉珊柯無可如何祇得從父命及公子親迎夜分客散入房更衣復出自私突有人掩出其後以刀洞其胸而殛之其人卽入房吹滅燈燭上床遽抱求歡珊柯以爲公子賊問君何爲者如此鹵莽其人低答曰我我非公子也乃小衛玠也感感汝意特來謝珊柯驚曰公子行且至矣宜速去毋使兩有不便其人曰公公子我我已刃之矣可

請放心珊柯失聲大哭曰汝累我矣奈何其人知不可犯
又恐人至急摸取珊柯髻上簪出房拔關竄去婢媼等聞
珊柯哭聲各秉燭來問訊珊柯告之故眾大驚急出覓公
子果見洞胸僵仆具狀訴於邑宰詞內並牽連珊柯保無
知情邑宰乃拘生與珊柯分別研訊珊柯哭稱素與生漫
不相識實不知情及至訊生生素未登公堂倉猝莫知所
對情殊惶恐邑宰信以爲真遂請褫革巾衿備加榜虐生
不堪酷刑遂致誣服珊柯雖不知情以事出有因亦不能
遽釋出獄會按察某公慮囚及生頗疑其冤思爲平反而
苦不得法夜夢一人持銅鏡一枚擲地碎其半而存其半

歌曰銅鏡如月半明卽滅先缺後圓先圓不缺寤後尋繹
夢兆味後二語忽有所觸乃授計獄吏淨除一室備設牀
幃衾枕縱生與珊瑚聚處其中以察其情形來告獄吏如
命並具肴酒延二人至而告之曰汝二人實一雙嘉耦生
離死別近在指日特具不腆聊與稍敘訣絕勿却爲幸二
人俱固辭獄吏曰我不過一片哀矜之心請勿疑慮言訖
鑰扉徑去初五臺途中之遇珊瑚因嫂知生而生固不知
珊瑚也自公子獄起生以爲素無仇隙橫遭誣陷殊深抱
恨至珊瑚雖有意於生自遭公子之變恨生凶暴前念頓
灰茲被鑰於一室彼此相視未免心動生乃強顏向前揖

珊柯曰小生與娘子平日並無仇隙一旦橫遭誣陷果何故耶珊柯曰殺人者抵有國法在於妾何尤焉生歎曰卿今日尙以爲殺人者眞小生耶以卿視小生力乏縛雞豈能殺人者耶卿旣苦口相坐百喙難解但枉被虛名心實不甘卿如慈悲俾得一親肌膚死亦瞑目矣便拉珊柯求歡珊柯聞生所言心甚淒然雅不欲拒解衣並寢曲盡綢繆事已珊柯問曰始君口吃而狐臭之氣刺鼻今何不爾也生笑曰小生向無此疾卿何所見而云然也珊柯因述曩日公子被害後其人滅燭入幃所聞實係如此然則果非君耶生歎曰事已如此想是夙冤今蒙卿見憐復何尤

怨珊瑚曰信如君言果係含冤然爰書既定料難平反君如屈死妾誓相從九原必不獨生也二人喁喁絮語獄吏潛聽甚晰一一轉達於公公曰得之矣急密召酈翁至問曰汝家常與來往人等有口吃而狐臭者乎翁沈思久之對曰惟衣工金二朋者如此公曰是矣亟飛簽拘金至公叱曰汝殺某公子嫁名衛生何也命左右搜其身果得質券一紙贖取驗之果珊瑚當日髻上簪也公曰贓物已得汝猶欲辯耶令痛笞之遂服罪先是金常在翁家爲衣工翁家衣皆金手製及珊瑚長成所需衣裙非金製不着金謬幸於己有緣時萌妄想有某媼者向在翁家服役固與

金有私前珊柯與嫂所謀衛生一事不料媼聞之戲述於金金久欲圖珊柯正苦無當聞媼言陡生惡計乘公子親迎潛入其宅拚爲孤注一擲計殺公子假冒生名當可遂願卽不然嫁禍於生已亦可脫然無累至是盡吐其實以金坐抵公念生無罪幾陷大辟訶責邑宰及承訊各官使爲媒以珊柯妻生並罰釀貲資生膏火以贖其譽公始悟夢兆銅鏡擲碎其半者僅存二金字也歌詞銅鏡如月半明卽滅者月合半明爲朋字統合之金二朋卽滅也後二語謂生與珊柯當爲夫妻先有缺陷而後團圓然必先暫使團圓而後乃無缺陷故曰先缺後圓先圓不缺也公初

授計獄吏固是揣度結句而有所觸不謂果以此而獲眞犯也後生聯捷成進士入詞林咸歎學使賞拔爲不誣云

盜更圖姦

蘭若館外集

太原諸生杜堅字子密世席厚貲藏書甚富壯年生一子命名有美字小甫杜有妹嫁同里諸生盧某家亦小阜有女名慧娟與有美同月生杜妻鄭與妹極相得以故妹時歸甯小兒女常易乳而哺相愛各不啻己出旣齒日長容貌都美情亦日親年已十三俱未婚配凡爲有美執柯者鄭意在慧娟悉却之試商之妹亦首肯歸以告盧盧素迂拘以有內戚嫌殊不以爲可妹讓之曰我姪姪不惡未必

有玷汝女我業已許之矣生女當由母作主勿預父事汝
休得過問盧大怒曰汝何太不通道理古云女子有三從
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我一息尙在不惟慧娟當
從父命卽汝亦當從夫命我今不肯締婚汝焉敢擅專耶
夫妻反脣相稽幾至反目初杜妹歸甯每攜慧娟與俱自
議婚盧不許慧娟再往有美偶來省視亦不許慧娟相見
中表睽隔思慕綦殷不覺懨懨俱病醫藥罔效杜夫妻與
妹皆知致病之由籌有以破盧之執者盧固鍾愛慧娟見
其病甚綿惓實深愁鬱會杜妹歸盧問有美病狀如何妹
怒答曰殆不起矣何勞汝問盧歎曰我正慮慧兒疾革不

謂汝姪亦爾妹曰一雙好兒女皆爲汝殺却夫復何說盧問何謂妹唾曰老物尙夢夢耶自汝拒婚後若卽俱病病且日劇殆皆不起我實不忍見若俱死請先自到於君前泉下當爲撮合仍成嘉耦以償夙願老物又將奈何耶言畢袖出匕首擲置案頭指謂盧曰我兩人結褵廿載請從此別盧瞪視良久曰我不喜白衣女婿必俟汝姪讀書成名方準親迎可乎杜妹曰可盧曰若是汝可歸告兄嫂速請冰人來當遵前命杜妹翌日歸告兄嫂大喜遂委禽焉兩小聞之疾俱若失有美果下帷攻苦歲試入泮秋捷於鄉杜妹聞報喜曰若今可以親迎矣盧猶欲待禮闈後再

議杜妹抵之曰科名遲早難定青春幾何何忍令其孤負耶盧不得已準其親迎杜遂涓吉爲兩人畢姻同里有周生韋生者皆名諸生以杜藏書多皆襪被下榻其家周生是科亦中副車情義益洽屆期周生竊語韋生曰有美與慧娟天生嘉耦得偕琴瑟煞費周折當此良辰定情不知若何歡洽我兩人當設法偵聽以快所聞韋曰是不難青廬上是藏書之樓我與爾預伏樓上大好偵聽正竊議間適有美在屏後聞之匿笑嘿籌預防之法先是有美之乳母朱媼有子曰阿笨遊惰無賴酷嗜賭博負輒盜杜家物典鬻以償賭逋有美惡阿笨戒閹者不許入門阿笨果早

萌眈篋之心是日在人叢中恩上書樓計俟人靜蹈隙行
事賓客甫散有美脫去冠服將次就寢慕憶日間周生言
欲覘二人所爲以博一笑乃躡足輕步上樓於時殘月初
升阿笨憑闌凝眺有美窺之以爲必是周生悄從背後出
兩手於面反掩其目阿笨固强有力意有美特來捉已急
回身扼有美喉須臾氣絕倒仆樓上時慧娟坐幃中方命
伴媼出具湯沐更衣見有美躡足上樓不知何意俄聞樓
上窸窣作響心甚訝之阿笨見有美已死陡起惡念欲犯
慧娟爰脫衣履塞藏書箱下將有美短襦裋褲下自着
之大步下樓知新娘在幃中亟吹滅雙燭入幃遽抱慧娟

求歡慧娟念有美平日溫存何忽狂暴心殊不快阿笨近
身遂極力撓拒阿笨知難強合急探手脫去慧娟兩腕纏
臂金並摸索頭上簪珥等物慧娟益駭異適伴媼秉燭攜
沐湯進房阿笨以袖掩面奪門而遁伴媼不知誰何大驚
急燃雙燭寒幃見慧娟披髮汗喘叩問所以慧娟備訴頃
間情狀方共詫異忽聞樓上歔歔有聲命伴媼燭之則有
美赤身臥樓上吁息不已蓋扼喉一時氣絕須臾氣復流
行故得再生伴媼另取衣履着之緩緩扶掖下樓偃臥繡
榻慧娟情不能忍急覩覷問所苦有美自指其喉搖手令
其勿語延至五鼓有美甫能起坐出聲彼此各述所見互

相慨歎有美以爲素待周生不薄何意如此惡作劇繼念
雖劫去釵珥等物猶幸慧娟不爲所欺又復轉怒爲喜然
未免良宵虛度矣是夜客散周生以中酒酣臥齋中韋生
以周生旣醉遂獨歸家及周生酒醒見韋生已歸趁月色
亦踉蹌歸家將開大門聞者起視見周生暮夜短衣着屨
倉皇徑去形跡可疑詰旦舉室喧傳昨夜之事證以司閽
所見僉謂必周生無疑杜固長者徧戒家人祕勿播揚不
圖盧某聞之大怒具狀訴諸邑宰邑宰素與周相契見狀
大駭招周至署以狀示之周閱之駭汗滿面謂與韋生曾
有此說後各歸家實無此事小生雖不肖亦斷不肯戕人

之生以圖苟合者尙祈明公察之邑宰亦信周決無此事
慰令暫歸乃使人風示盧某爲周辨誣欲寢其事而盧固
執莫解謂確有左證復何誣枉如邑宰左袒周生便當赴
愬大府以求水落石出展轉牽纏兩年有餘未敢定讞無
何邑宰任滿遷去新令某公素號健吏閱及此牘反覆細
意尋繹越日集兩造會審公一一研訊拈髯尋思久之忽
有悟曰無論是否周生所爲杜家簪飾等物固明明有人
劫去且據若曹言有美赤身臥樓上短襦裋褐被其人着
去則其人自着之衣履必脫藏樓上搜得衣履便可昭晰
乃自率吏役親往樓上窮搜果於書箱下索得破衣裋鞋

襪數物並腰橐內有信一函閱之固某某與阿笨招賭書也公笑曰得之矣付兩造觀之始各恍然卽命拘阿笨來一訊盡吐其實周冤以白遐邇頌神明焉

守貞血繫

蘭若館外集

中州某甲少失怙恃弱冠娶妻某氏伉儷甚敦甲有族叔在京貿易因挾薄貲往依之頗有營獲十年始歸夫妻久別重逢情倍親切晚間滅燭登牀甲縱體入懷忽狂叫一聲頓絕某氏大驚急起火而燭之則見血流殷席甲之勢已閹割不留餘蒂竟不能再甦矣某氏抱尸大哭駭懼悲慟莫測所由詰旦親黨鄰舍畢集互相猜擬以某氏帷薄

素謹何忽罹此慘變乃共商議不得不具狀懇官官諮諸幕友謂必因姦謀殺無疑官然其說窮詰某氏備受榜虐卒不肯承展轉年餘不能定讞句越有商先生者年逾七十精申韓家言老遊中州善斷疑獄官厚聘延至與議此獄商閱爰書再四思忖固疑某氏冤枉爰招某氏至審其舉止溫存語言和婉毫無凶悍之態益疑之乃屏去左右諭令某氏毋羞毋恐可將當日牀第情形從直縷述我當設法爲汝雪冤某氏見商溫霽和藹知非輕薄者歷將當日牀第情形一一從直縷述商拈髯諦聽忽然思得一法諭令某氏歸房赤體偃臥毋容覩覷乃索猪肉少許削作

人勢狀以鐵鉤貫其中命接生某媼將肉塞入某氏陰道中以覘其變某媼如言試之陰道中果有一物力銜其肉如魚吞餌然急拔出視之其物長七寸許竟體黃毛四足修尾酷類鼯鼯始悟某甲變生意外固是物作祟也見者無不稱異或謂此物名守貞亦名血驚婦暮年多有之他如老處子比邱尼亦間有之大約多因曠怨鬱結而成

誤決姦案

蘭茗館外集

某氏子頻年出外貿易家惟有一母一妻母老而且盲賴婦賢孝籍針黹以供甘旨晨昏定省不敢或虧姑婦二人相依爲命他日某氏子歸母喜命婦烹雌食之中夜某氏

子暴亡鄰里以爲異鳴之官驗之果是中毒邑令疑婦有私倍加撈掠婦不勝其苦遂誣服問姦夫爲誰婦本無私況所識素無多人倉卒間遽以十郎對十郎者某氏子在服之弟也初某氏子出門時囑十郎時爲省母籍代支理家政十郎年少誠謹以受某氏子之託時至其家經理甚周母與婦甚德之今婦迫於嚴刑不得已以十郎塞責令簽拘十郎至十郎見婦泣曰嫂氏云何婦亦泣曰叔叔奴語未畢已哽咽不能成聲令見其情狀拍案叱之曰姦夫淫婦在公堂之上猶不知恥而覼然人面相對嚶嚶作兒女子醜態耶乃不容十郎置辯橫加鞭楚死而復甦者數

次十郎無奈亦遂誣服獄具論辟行有日矣巡撫某公慮囚至此心甚疑之以問幕賓會幕賓方與其友圍棋正專心致志不遑旁驚乃漫應曰此獄已具屬吏不知費幾許推敲料亦無所冤曲公又何必故意駁詰致滋多事耶某公乃不復平反婦與十郎遂均斬決是夜漏三下幕賓將就寢忽見一女從門罅入披髮喋血怒視幕賓冒之曰汝以布衣爲撫軍上賓坐享厚俸以人命爲草菅毫不詳慎昨妾此案中丞方欲平反不恥虛懷下問倘能迎機襄贊或得一線生機而但以圍棋故支吾漫應以致妾等冤死妾已請於帝許向汝索命矣言訖便欲向前撲攫幕賓駭

汗如雨急長跪請曰某罪應死但離家年久尙有八旬老母能容回家一訣別不婦應曰念而孝心姑寬貸一月言訖恨恨而去某詰旦謁居停具以實告治任馳歸而月果卒中丞某公聞而駭異乃改裝易服親詣某氏子家見嫗備審崖末嫗泣曰客固不知老婦與彼名雖姑婦恩逾母女終朝廝守坐臥不離何由有私乃有司刑逼誣服聞巡撫某公公明仁恕獄上萬一希冀或得平反不謂亦一體霰霜悞正典刑沈冤莫白惜老婦不能上叩九閭一爲申雪耳公又問十郎爲誰嫗曰彼乃老婦之猶子吾兒出門時以老婦及家政相託少年誠謹德反成讐想孽由前世

夫復何說公不勝歎息既詰得食雞一事便託腹飢出錢
命市一雞倩人烹好卽置於鄉日子所具食之處乃一葡
萄架下公留心默察見熱氣上薰少選架上一絲下縋直
入碗中公知有異取一嚙飼犬犬斃乃謂嫗曰爾婦之冤
我能代申爾姑待之嫗不解所謂但合手稱謝而已公將
熟雞裹以旋署檄邑令及承訊各官至以實告之眾喏喏
相視若不深信公隨命呼一犬至飼以雞一嚙果立斃眾
始服罪命人往搜架上得一蠟長四寸許蓋所縋之絲卽
是物也公乃自請議處邑令以誤擬論抵餘各議罪有差
又請以賢孝旌某氏婦以義士旌十郎各建坊以慰冤魂

蠅着地方有司優卹以終餘年

燒蛇入腹

蘭若館外集

倪公春岩廷模宰潛山縣廉明公正民呼之曰倪青天公嘗於冬月至鄉忽有蠅成羣飛繚輿前意時方苦寒那得有此得勿冤鬼耶因默祝如有冤屈蠅當導我爲之伸理蠅果羣飛前導至一山旋風驟起捲羣蠅入山中公急下輿跡之山凹見一新墳蠅集其上心益異之令呼亭長問知爲前村某甲塚問甲年幾何作何生業何疾而死家中尙有何人亭長言甲年二十許家頗小康止有一妻聞係病瘵而死公徑至甲家召其妻問話妻某氏大驚急毀妝

斬衰出見伏地乾泣公曰我昨夜夢見汝夫跪我牀前訴稱被汝所害哭求伸冤汝知之乎某氏起與公抗辯硬語低牾公召其族鄰一一研詰所對大畧與亭長相同公心終不釋乃執意開墳檢驗以決其疑眾謂檢驗無傷恐於公不利公曰如檢無傷甘心坐罪詰旦乃率族長近鄰等登山啟驗竟無微傷公命蓋棺封墓某氏大聲曰公以莫須有之言開墓啟棺翻覆人之屍骨死者何辜受此荼毒心實難甘公曰吾已請命大府甘任其罪矣卒命封墓而去公乃上謁大府大府怪公孟浪公請展限三月如再不得實情甘罪無悔大府許之公旋任默禱城隍神祈示夢

夜果夢神贈萬年青草一盆驚寤不解所謂乃易服爲卜人至鄉訪察日晡見一漁人垂釣就而問路漁人曰先生能卜我今日釣得魚若干當作東道主公信口答曰卜汝連得三魚計重五斤有餘一尾烹以款客兩尾兌錢行沽果連得一鯉一魴一鯽漁人大喜遂邀公至其家有老嫗迎門因將鯉付嫗烹以待客乃請公少坐自攜二魚就鄰翁兌酒一大瓶而歸公與漁人俱豪飲意甚相得公問知漁人姓萬又問何以壯年尙無妻室漁人曰先生以我尙壯耶我已六十四歲矣里黨見我不形老態共以萬年輕呼之自知命薄不樂有家室徒以有老母在不然早被髮

入山矣公聞萬年輕三字頓觸前夢乃以言餽之曰我相汝大運將至若娶妻當得二子慎毋自棄漁人曰天下最毒者莫如女子娶妻一事請勿再言公曰何也漁人曰我酷嗜賭負時偶作穿窬藉償賭債後懼法改業昨賭大負不得已復蹈舊轍稔知前村某甲家富久病尙易爲計時當夜半我由屋躍下甲房燈火未息伏窗窺之但聽病者在牀呻吟其妻坐牀前若有所思忽起挑燈向牀後招手一男子輕步而出其妻出絹一疋將甲口纏閉褰褲露尻啟盎出一蛇將蛇首納入竹管以管對尻用火炙蛇尾蛇負痛由尻竄入腹中聞甲大喘一聲氣遂絕我慘不忍睹

復踰垣而返先生試思天下最毒者孰如女子哉公曰甲
既慘死其親族豈不爲伸冤耶漁人曰甲雖慘死身無微
傷何由伸冤公曰汝何不投官自首當得重賞漁人曰倪
青天最惡穿窬如言不見信恐反受罰不如緘口爲妙公
曰我相汝晚福甚隆卽此未嘗不是機緣汝其圖之漁人
搖首不語詰旦公返署急使人拘萬年輕至伏地戰兢公
曰汝尙識卜人否漁人仰視公叩首曰小人死罪求公見
恕公曰我不汝罪某甲之冤汝肯爲具控不吝厚賞漁人
乃具詞控訴公立飛簽拘某氏並族鄰至令漁人對質某
氏猶強辯公謂非再驗不可復具文上達並敘入萬年輕

之詞爰率眾登山再行開檢時交仲春甲已屍爛臟腑畢見腸中死蛇猶存公令某氏視之乃服罪初某甲得疾某氏有中表兄時來省視甲疾日劇某氏料不能起遂與表兄有姦計甲死當據其產永爲夫婦甲雖綿惓一息猝難遽絕適有丐者畜一小蛇因購得以致甲命死果無傷可驗計亦巧矣至是甲冤竟白某氏凌遲其表兄亦斬決公乃刑牲祭城隍神而給漁人錢俾作小貿易且爲娶妻得溫飽以終身焉

捉姦傷尊長

秦蕙田

江蘇撫臣莊有恭具題蔡亦凡與嫡姪蔡通之妻盧氏通

姦被蔡通撞過砍傷姦夫蔡亦凡殺死姦婦盧氏將蔡亦
凡擬絞立決蔡通依刃傷伯叔父母律擬絞立決等因議
得斷獄務期平允援例貴有折衷律載本夫於姦所親獲
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此言本夫捉姦殺死姦夫統
得勿論卽至殺死有服尊長亦無另有治罪之條若本夫
因捉姦僅致傷尊長則更可無論也又殺姦例載本夫本
婦有服親屬皆許捉姦但卑幼不得殺尊長犯則依故殺
伯叔母姑兄姊科斷此則專言應許捉姦之兩家卑幼服
屬不得干犯尊長亦止言殺而不言傷而本夫之捉姦致
傷尊長者則尤可無論也是以乾隆六年臣部奏覆河南

按察使沈起元條奏本夫捉姦殺死尊長當隨時酌量議擬在案是因姦而殺尊長尙在矜疑之律若致傷未死自應照律勿論蓋尊長內亂律干斬絞重辟既予本夫以捉姦之權自難禁其必無致傷之事詳查律例檢閱條議從無本夫獲姦致傷有服尊長仍應科罪之文此案蔡通因胞叔蔡亦凡與伊妻盧氏白日行姦撞獲登時互毆致傷並未致死該撫遽將蔡通援照刃傷胞叔律擬以絞決殊未允協臣等詳閱案情折衷成例蔡通既無科罪之條自應予以勿論應將該撫擬以絞決之處毋庸議

捉未婚妻姦

余廷燦

某女既受聘於某而有所私某偵知之伺所私者入其室袖木椎叩門所私者踉蹌出某迎擊之則踰牆走同某至者數人合毆斃之事發有司以某例平人不得捕姦罪宜抵相國諸城座主曰是不然一日在史館爲桂林相國言之諸翰林咸在有進而請者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其未成婦也況聘者乎聘而捕姦某焉得無罪諸城座主曰謂聘者亦猶平人耶然則昏禮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居六禮之四皆聘禮也何爲敬慎鄭重若此民之爭娶不決者今法一以先聘者爲斷又何重有所繫也哉今且爲某計將棄而不取耶抑忍而不發耶忍而不發

則不可爲人棄而不取則未必帖然服此二者既皆不可而秉禮議法者又從而禁之曰爾平人也不得捕姦豈情也哉情也法也理也同實而異名者也揆之情而不安則俱不安也然則某無罪乎曰捕姦可也其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科斷言者乃翕然定或猶不能釋然於禮所云云廷燦謹按禮文推之亦無不合者禮曰取女有吉日而死壻齊衰往弔夫第有吉日是其未成婦更遠於未廟見者也未成婦死壻可齊衰往弔矣未成婦受污壻獨不可捕姦乎哉且名則壻而服則齊衰其不得以平人例又明矣請著爲令後有斷斯獄者得以不疑焉

強姦幼童

潘相事友錄

黑岡店報莘縣人關某寄居冀家庄其子關模年十二五月初十日出割草不歸覓之一月今得其屍於冀收祖塋破塚內予書硃單傳關某及冀收至坐簽押房屏書役問之關某言我有兄在莘縣充快役我住冀家庄七年有妻四十七歲女二一八歲一六歲惟一子模兒十二歲某日攜糞筐善鏟上身裸下穿破褲躡兩鞋出割草不歸鄰人皆代爲尋覓獨冀收不往某日黑夜收隱短垣聽我夫妻言我問誰收答我我邀你看庄稼遂疾去次早問收收不之理時已刈高粱我出拾柴行過冀收塋見破塚內有新

土似埋小兒忽心動謂必是兒屍爬其土見兒線褲帶仍掩之愬於兩地方地方爬土亦見褲帶我欲稟官地方勸冀收出棺費五十金現交十六金我亦願寢誰知地方復來報問何證曰無之收言我年少父子鄉愚慮破塚有外死屍到官必受累且關某兄爲健役我懼不敵因聽眾言予之金非有故也予言事無徵日久屍潰爛不可辨安知非行者所棄脫關模回家當何如關某亦若心服者因命以學收者學關熟視收無喜色反俯首微作嘆聲予乃中夜疾行七十里詣其塋見新土果在塚內屏役令家人剖之得役鞋一隻再剖見線帶圈碎骨非栽入急命妥役潛

索十二三歲同樣鞋五六隻喚關妻認皆曰非示以塚內鞋則大哭曰兒鞋也往勘短垣問收何以夜至此答以便旋勘其家訊其妻妻曰不知索糞筐出示關關曰非取其四鏹出示關關言皆非兒鏹某處有缺補以釘子欲出瞥見屋後有夾巷堆秫葉搜葉內有衣包一葉束盡麥糠中露鏹柄取出以示關關哭曰兒鏹也徐以訊收乃言某日我往地剪秫葉適關模攜筐鏹至我頓萌淫念許模餅食誘之姦不從拉至某處壓其背以帕蒙其口姦畢模大哭罵欲歸訴我取破塚傍磚打耳根再三卽殞命時高梁深地僻少人行棄筐於道攜鏹歸藏之夜攜鏹推屍塚內并

鞋磚瘞之予隨帶收往指戲處姦處打死處剖其土又得一鞋及磚驗其骷髏則傷處皮髮獨存皮肉血緊貼骨長寬與磚符遂通詳覆訊申於府署府某與其幕某需索不遂則當堂語收曰汝認強姦卽死我視汝非兇卽是汝亦非因姦收供乃游移卽駁行首縣張令東令審張令審如初又以申署府復言汝急改供如再認姦定夾汝三夾棍收復改供仍駁下首縣提收父兄妻及鄰人地方等質訊請予坐其傍收見予卽無言其父兄皆曰汝自作孽青天爺並未夾汝打汝汝自招何翻爲收乃曰我何嘗欲翻府太爺教我如此如此予因命招房將收供寫兩紙請首縣

蘇標之鉗合同欲通揭署府乃惶恐轉申其幕猶向司幕
言此案兇卽眞其情乃收與模姊姦被模窺見遂致模死
非強姦模也予到省臬司孫公廷槐曰聞此案由收與模
姊姦予曰關模並無姊惟兩妹一八歲一六歲耳孫公驚
曰何細緻也遂定讞

捉姦鬪殺

事友錄

范縣李甲娶婦淫甚遂縱容之其伯叔李某與其戚楊某
夜往捉姦傷嫖者劉乙乙故强悍歸邀多人持械尋鬪被
李殺二人范令詳報含混嚴檄委予訊報范令以釁起李
欲出楊謂二人俱李所殺予細鞫之一實李某所致命一

則李某亦鎗傷之其致命則楊某也況併於李則李爲殺死一家非死罪二人分於楊則皆例得捉姦拒捕格殺俱可免死讞上二人皆減等發落

自控姦發

事友錄

鉅野楊甲控某婦之盲姑得伊財禮許贅婦遭婦父母拒阻訟多疑實予質訊問婦汝夫死何時日前數月間夫何病曰心氣痛請甲代求藥不效死棺木俱甲出問姑得財禮幾何曰多無數訊甲何藥曰某藥買自何處曰某鋪喚鋪戶至則雜貨鋪也閱其賬目有六月某日楊甲買信一塊錢幾文稱毒鼠卽婦夫死之日也乃嚴訊婦婦供甲爲

雙刀會魁夫畏其強利其財容通姦某日夫病索麪甲與麪一包令爲餅啖夫囑我勿食夫食後卽痛滾地口鼻流血夜半死甲代收斂姑感甚許一月內令入室我父母不允故爭訟訊甲甲具伏乃破其墳開棺驗牙齒手足指甲皆全黑遂詳擬上司服其敏

娼婦孝鞋

事友錄

章邱熊令遣役拿某監生包娼娼母在家自縊娼父張姓以誣良逼命上控連累多人委首府首縣審訊二年未結委予審之娼族及娼夫舅姑皆串供謂是良婦以貧賣與某監爲妾得價若干有媒證娼詞更刁予細問始末娼供

某於某日看親稱意卽以其車載我安放花園某房住宿
兩日被地保同差役鎖去予問汝到某家拜祖否見大娘
否有人賀喜否曰無之汝穿何衣履曰隨身衣素靴孝鞋
問何孝曰叔孝質之眾皆曰是誠到官猶着孝鞋予乃詰
包娼者曰汝爲無後娶妾豈有一看視卽載回不令拜祖
不見汝妻不安放正寢側房且併不爲畧換一二吉服仍
令孝鞋陪宿花園兩夜之理其人俯首無詞娼眞則衙役
應拿甫到張家一問卽往拿監無威逼狀其母遠隔數十
里聞女被拿羞愧自盡案乃定案內牽連鹽當富戶皆省
釋觀者爲作孝鞋歌

討債犯姦

事友錄

邑權家山溝內有無名男子被殺署任棲霞令楊燭往驗屍潰不可辨惟旁有草帽烟袋墨染孝鞋七月十二日交印後卽以案移交予以楊老吏求其教楊曰此等案徐徐辦如有所獲坐簽押房屏人細細勘問慎勿遽坐堂動大刑予遴役跣緝知屍爲巨輦人于志朋其叔某言志朋六月自京回嘗言有蓄金欲娶婦腰繫搭包包裏甚壯某日同鄉人趙二趕城集不回今以草帽烟袋墨染孝鞋知之予傳趙二問之二言某日同志朋到城卽各買糧食去予傳訊糧行頭則言志朋買麥幾升與人爭詈有趙二勸解

二三言勸解後同在某店飲酒風涼南門外橋頭志朋言欲往山南索欠拉我爲伴黑夜經朱叢社被柳某以爲賊而殺之喚柳至服軍牢衣帽雜班中不識也旣又誣馮家村馮大喜二喜令二人與差役四人並上亦莫辨二計窮始稱真犯爲棲霞縣黃連樹趙十復語言閃鑠不可信捕十至竟稱冤詞色如平人夜陰使偵之二多方詰責十談笑自如也已乃知十妻朱氏之母爲福邑人令其母迎女歸傳訊朱故犯姦婦多方詰之乃供夫故賣姦是夜于志朋來索欠夫稱貧子曰聞你取新女人很標致何患無錢卽許八百文夫引入室婦因病口臭志朋姦不如意爲謾語

稱不值八十文卽起出夫索錢志朋反索欠夫忿罵于回罵相扭毆于捧夫跌地適拊所借趙明新斧柄上夫卽抬斧起連砍于死時有趙六瞎子趙冬子趙芹子等聞聲至夫勒令扛屍以于衣包其首抬出瞎子等抬其腳走八九里棄福山境內夫晨歸自洗其衣背又買白布一大尺令婦挖補語甚詳喚十面質猶狡辨脫其上下衣雖疊洗補以水噴之照日下血點隱隱現出十乃俯首無詞僉供如一乃移棲令同抵十家驗殺人處時十族貢生某某先率數十人具保是日又合族呼冤予問斧何在則云斧自殺志朋後卽送擲趙明新房門內當令差押明新取斧來驗

鋒上血猶殷紅透裡不可磨眾駭散遂具獄坐十故殺餘
治移屍罪或曰十本與趙二瞎子輩謀于志朋財死後取
其包裹則大錢數百文也余以因姦死有確據援爲讞人
皆服之

假鬼譎僧

龍圖公案

許生者名獻忠年十八風姿俊雅其鄰有屠戶蕭輔漢一
女名淑玉年十七甚有姿色每日在樓上刺繡許生過樓
前恆目注之時日積久兩相愛悅遂私通言笑許生挑之
女首肯其夜人靜許生掇梯而上遂成歡好事畢將去復
約夜來女曰倚梯在樓恐有人經過看見不便今夜我用

布正垂在樓下汝將布攬緊我牽扯而上豈不嚴密生諾之至夜果隨布而上如此半年鄰舍頗知只瞞得蕭輔漢一人忽一日生因友人招飲夜深未來有一僧明修夜間叫街見樓上垂布只謂其家晒布未收欲竊其布用手攬住忽樓上有人牽扯僧悟其事卽隨而上見女卽求歡女見僧大驚不從僧曰是你弔我上來又何見拒女曰誤也我將銀簪一根施你你快下樓去僧不肯強去樓抱女高聲叫有賊時其父母睡熟不聞僧亦恐人聽見卽抽刀殺女取其首飾而去次日早飯呼女不應其母上樓始見被殺竟不知其何由鄰人謂蕭輔漢汝女與許獻忠有姦昨

夜獻忠在人家飲酒必是乘醉誤殺時包待制拯方尹東京蕭輔漢卽具控於包公公召生及鄰證等問之鄰舍皆言生與蕭女通姦已經半年其殺女緣由未能詳悉許生亦認通姦不諱惟殺女則實不知公見生貌美語溫不類殺人者姑令收禁至夜召生問汝與蕭女往來時曾有甚人過樓下否生曰只有叫街和尚敲木魚嘗過樓下公密召幹役二人問叫街和尚在何處住役言在玩月橋觀音庵前住公授以計令其查訪實情拿獲有賞是夜明修仍敲木魚叫街至三更將歸橋宿忽聞橋下有數鬼叫聲明修驚懼急合掌口念彌陀後一鬼似婦人聲且叫且哭曰

明修你要姦我不從也罷如何便殺我且盜我首飾我今要你償命明修曰我本愛你因你喊叫我怕有人來捉故殺了你我明日將你首飾賣了買些錢紙送你再請人念經超度你鬼曰我死得苦定要索命明修再三哀求突二役向前將明修鎖住其女鬼則娼婦也明修無可抵賴到堂一訊而伏乃置於法許生止科姦罪

強姦反噬

龍圖公案

有孫誨者娶妻甚美生一子方八歲亦極俊秀土棍張逸見之稱羨不已其友李陶曰汝尙未見其母尤佳妙絕倫也張曰汝既與他家往來何不引我一見李卽偕張往至

門不見孫誨徑入內堂孫婦斥令出二人更加戲謔婦大聲叫罵誨聞急入二人遂與廝打扭出大門外反說孫婦騙他銀子不許他姦眾莫能明孫卽以強姦出控二人亦捏孫誨縱妻賣姦扯騙銀兩具訴旣而對質孫言伊二人欲強姦我妻我妻喊叫我親趕救反被二人扭打二人言素與孫妻通姦得我許多銀兩孫意無壓復來捉姦意在訛索若果我等強姦豈敢與孫相打豈敢對眾叫罵包公取紙筆令孫誨將其房中牀帳什物開單呈上公乃問二人曰汝二人旣素通姦其房中是何牀帳被褥是何桌倚妝臺二人不能對乃置之法而釋孫誨

姦媳淫女

龍圖公案

有晏某者生子從義爲之娶媳東氏某挑之不從積久難却乃勉從之自是子每出某必入媳房東每恨之值子復出束料某夜必來乃謂小姑金娘曰汝兄出外我獨宿心怯姑肯爲我伴否金娘諾之其夜某果來叩門東潛起開門而自匿暗中某遂上牀雲雨將畢某曰汝今夜與往日不同何無一言金娘曰是我不是嫂嫂某方知誤悔之無及比明金娘自縊死東懼奔歸母家其兄東棠詰得其故卽控於官晏某聞之亦自縊棠旋請將其妹改嫁包公惡之問東氏與翁有姦否棠曰無之公曰東氏與小姑同宿

房門必閉是誰開耶翁來叩門欲姦誰耶東氏曰彼意在我誤及於女公曰必汝素與翁姦是夜汝開門意在玩弄故陷翁於誤致小姑於死皆由於汝情甚可惡乃坐東氏大辟又令人毀晏氏之宅以爲世戒

俗傳龍圖公案其中附會荒唐者多固不足信然亦有可益人智者茲取數條稍爲刪潤存之

翁逼婦縊

冷廬雜識

壽光李松園少司寇封由翰林改刑部時有翁強污其婦婦爪傷翁面得免畏其再逼遂自盡眾謂傷翁不孝不宜旌公謂婦此時惟恐不免耳是無妨於孝仍宜旌錢文敏

公維城從其言由是遂知名

僕佔主妻

馮晨談 屑

王香海爲余言福山縣富人有一子珍如掌上珠爲之娶婦而美並居於樓其僕悍且黠見婦豔冶欲淫之輒轉萌毒計凌晨早起持繩索鐵釘與刀踏胡梯而上遽闖其扉以大釘箝之出一繩繫其夫於樓柱以一繩縛其婦於牀強與之合婦求死不得欲拒不能偕夫號於樓上其父母欲救之則門閉不得入欲破其扉僕則揚言於樓若破扉必先殺其子翁媼惜子命爲所挾無如之何僕旦夕絕繩於樓下索飲食不與恐餓其子與之不稱意又箠楚其子

以是進饌且不敢不豐控於官皆以子爲所劫不克捕治
聞新令有廉幹名遮馬首訴疾苦令畧睨狀詞卽棄擲之
曰此事已歷數年皆無治法爾旣戀子不能捨吾又安有
別術耶擯不準理歸而飲泣僕在樓聞之益揚揚自得一
夕忽見火光照耀有數十人打門入室旋聞樓下作乞命
聲搜物聲僕甚驚又聞羣盜譁曰其上有樓定爲藏鏹處
盍劫之僕方惶懼已見眾斧其門蜂擁至欲匿樓後旋爲
盜縛然盜非他乃縣中之捕役也始悟官不準者防洩意
旨而僕預爲備故出不意以擒之此眞神明宰歟

察姦擒盜

談屑

關中董質生文煜任湖北當陽令精於吏事邑有嬌姪同居者姪甫十二齡被人殺於嶺下嬌報官詣驗董驗畢將返已行三十里忽揮從者趨嬌家入門見嬌妙年麗質心疑之注目怒視嬌神色皇遽復至室中徧察踪跡見木櫃上有血點痕詰之嬌曰此殺雞所污董曰殺雞自在廚下何至在臥榻前並以指爪刮而飮之曰雞血淡人血鹹此必係人血也嬌面色如土嚴鞫之始吐實蓋嬌有外遇爲姪所見恐其播揚殺以滅口而移屍嶺下也調鍾祥任有陝客十餘人挾重貲驟載過境爲盜劫報於縣董詰客曰爾等挾主人財出貿易而妓館博場稱情揮霍金耗盡乃

欲報盜劫耶各批其頰五客皆含憤董退密遣幹僕至市
賃十餘騾僞爲客也賃者捆載以行已乃挑健卒五十人
間道出城不令眾知道僕等仍爲盜劫而董亦馳至問盜
所止曰在山上古寺乘夜圍之悉就縛陝客所失具在押
賊繫盜歸召客謂之曰吾昨日責汝得毋慙乎然不如此
則機洩盜何由得今各領原物去客感謝立將盜二十餘
人駢戮之

移屍焚屍

談屑

山左某甲與乙積不相能適甲之婦因他故自縊甲視爲
奇貨乘夜負屍於乙之門懸於楣上明日乙起見而大懼

正皇遽間甲至伏屍哀慟控於官謂與乙素相往來昨以貧故令婦乞米迨夜不歸方深疑慮不知因何在其門首投繯畢命乞官追究乙本謹愿聞之益惴惴官至解驗畢復諦視良久謂甲曰此非乙罪是爾移屍甲譁辨官曰爾毋曉曉吾有一言令爾心服昨夕大雨方今街路泥濘觀爾婦弓鞋土燥而染薄非爾負之而何甲失色遂吐實焉又山右民婦有外遇久之爲夫所覺尙隱忍未發也婦微窺其意告於所私謀斃之一夕其夫醉臥遽以帛勒其項已氣絕矣復恐迹彰自焚其舍屍通身焦黑頸痕模糊方喜得計報官驗視婦搶地哀號泣訴官曰爾非與夫同室

耶曰然然則曷爲夫死而爾生日火起時因其醉臥推之不醒及燄熾不得已舍之出走故免於難官曰此係死後被焚非生前之故婦抗詞不屈官曰是無難辨視爾夫死兩手握拳如果焚在生前雖醉人亦必以手護痛今堅握其掌其爲死後不能運動可知如不吐實不汝宥也一面飭殮仍帶婦至署嚴鞫之婦不能隱遂并逮姦夫正其罪

淫母斃文

談屑

淮上某爲甘肅令娶婦少艾續絃也無子僅一女尙未擇壻署中大小事倚一司閹僕如左右手僕亦小有才能委曲得權心任之益不疑未幾令病且死召僕預遺命嘆曰

我生平拙宦惟餘數千金內無期功之親外鮮葭莩之戚
自今家政聽子而行但令返骨故山死者首邱生者得所
吾日瞑矣僕泣受命既歿爲發喪治行婦故挑達又年少
不克自持旋與僕亂女不善母之所爲願弗能禁也久之
情益密謂僕曰吾家尙有小郎歸則事敗不如就便卜居
可圖永好僕本利其財聞言大喜遂家於山左裘馬翩翩
儼以衣冠自負爲寓公矣迨女長成豔麗過其母僕乘
間調之女罵曰若所爲狗彘不如行見鬼神殛爾魂雷霆
碎爾骨詬聲達戶外僕恐人聞急掩其喉以死婦雖痛女
然畏其強橫隱忍不敢號葬於郊外其縣尹赴鄉勘驗有

旋風起輿前及墳而滅詢知爲某女墳異之而事無首告
無左證末由發也先是令有異母弟在家久不得兄耗聞
關至臯蘭知兄亡已久眷屬歸亦數年矣而踪跡殊杳疑
被盜劫訴於上臺行文所過州縣查下落縣尹自鄉回署
適奉是札不覺心動遣人伺僕果異鄉人其丁口又與文
中所載符密爲偵察有縣役其鄰也其妻黠而辯乃令通
殷勤於婦往來若姊妹歡一日僕冒其婦婦悲泣目盡腫
被役妻所窺特相慰籍婦恨曰會須挾去雙眸子問曩時
何不識人致彩鳳隨鴉役妻以言餌之曰姊非與若結髮
耶何所言之異也婦潮紅於頰亂以他語役妻知隙可乘

欲發其覆拉與歸曰家有隻雞斗酒盍謀一醉以解憂毋
徒自苦因隨去頻頻勸酒婦大醉因激其怒曰阿姊畫中
人就作掌上看還怕辱抹何忍信信如豹吠殊爲可恨婦
作色曰尋常見女態反目那便是怪所恨黑心賊忘記本
來面目已喫天鵝肉更作餓猫饞可惜鸚鵡離橫被爪攫
突不自愧悔又作終風暴惱人曰非姊言不敢絮絮問便
是小姑姑未聞病榻上禱藥師佛一夕埋玉亦是怪事婦
泣曰渠旣墮羅刹國尙欲守臂上印那得不遭毒手毋言
小姑姑使我心悸役妻審其情確乃強與周旋而別明日
告於役役白官以訪聞案拘僕鞠之不承乃破冢出女屍

色如生項際搯痕宛然僕乃服罪與婦治如律而旌其女
行文原籍俾其弟來籍其貲而挈其兄骨以去案乃結

偷兒移禍

談屑

衢州某生家於鄉年甫弱冠從師讀宿於書塾一夕村中
演劇乘興往觀忘闔其扉有偷兒掩入苦無長物貪壑未
厭因穴壁以通其鄰鄰女及笄方獨臥偷兒欲潛污之女
寤而號禁之不得偷兒恐人覺出所攜尖刀刺其喉血注
立死偷兒遑遽不及肱篋仍從穴匍匐而逃以刀藏書笥
中比生歸燈昏室暗就榻酣寢迨曉鄰人見女遲久不出
呼之不應排門入則屍橫陳榻上血流滿席大駭見穴通

書塾疑生因姦致死率眾排闥生驚起不能置一詞回首見穴心益恐眾復於書笥中搜得刀血痕猶模糊也無可置辨縛而送於官時邑宰爲江右范某鞫之不承加以三木生故懦於言以兇刀起獲百喙難辭遂誣服成讞決如例人莫知其冤也事隔十餘年范已解組歸田頗擁厚貲偷兒以他案發覺供及前由范以原問官提問治罪多方行賄始得免死而家業蕩然三子均先後病歿竟絕嗣

條脫冤纏

談屑

吳門某翁家小康子女各一子長買於京師卽西河沿設銀樓焉女及笄而豔有中表生求締姻翁慮涉瓜李嫌不

許旋字同邑某氏子兄聞妹之將于歸也自製金條脫二
鏤絕工巧郵寄以助奩女愛之恆纏臂上合盃之夕諸少
年鬧房強壻以酒喧譁至夜分始去壻帶醉如廁有偷兒
出不意刺殺之襲其衣冠遽入幃調新婦備極褻狎見條
脫涎之脫而自加諸臂伺女睡熟於枕邊覓得筭鑰捲其
衣飾而遁天明女醒壻不在而扉已啟竊怪壻起何早未
幾家人見壻死廁邊大譁翁媼駭絕詣婦詰問婦曰夜方
同宿何得有此同往驗視則面目全非知爲姦人所紿驚
顏如土哭曰昨共枕席並非此郎問狀貌何似曰第記左
手有枝指耳適中表生之左手亦枝指翁旣痛子情切又

疑中表某之姤婚致殺而女素與之私也遂控於官時邑令某乏吏才惟以酷刑從事女與中表不勝撈掠遂誣服決數年矣其兄某自京南歸向夕投宿遇其鄉人絮絮話舊因及前獄某曰弱妹溫柔何能殺人此事定誣但覆盆無由昭雪耳言次有車夫刳草飼騾仰首而哈曰惜哉某回顧見其左手枝指益疑怪然無證據不敢問終夜輾轉不釋於懷明日適又同宿見其卸車時攜一包裹護視惟謹因召而賜以酒至醉竊解其包則手製條脫果在焉乃縛而呈於官一訊遂服移文吳會時某令已解組家居革職提問置於獄多方行賂冀得減緩忽晨起大哭或問之

曰吾夜夢男女二人浴血立戟手唾罵旋又拍掌笑曰好頭頭會須斫之行待子於東市夢既不祥吾死矣夫或方慰解而行刑牒至驅出斬之

舊史氏曰折獄之疏固如是乎此與衢州生事相類惜堂上昏昏如出一轍耳毋論登徒子非傾筐倒篋之流殺人賊無河上逍遙之理卽姦夫妬殺何必在花燭之宵新婦戀姦詎肯明枝指之證在明察吏正可燭覆盆之冤而鹵莽夫反援爲鐵案之鑄卒之天道好還請君入甕願書萬本爲普天下刑官救劫章

借名聘婦

閒談消夏錄

僧卓月者吳人少無賴竊鄰家雞烹食之爲鄰媪所覺批其頰負氣出外將投水洩憤籍以害鄰媪方坐河濱洗足徘徊不遽下適有一舟從上流至乃急呼趁船舟子停舟載之既乃知爲泰州航船也旦日抵岸某無以酬舟值乃脫一布衫與之登岸後徬徨四顧無所適從至晚不得駐足所因信步至城西圓妙寺坐於禪堂隙地夜深不去一老僧出詢之以迷路告問以何故出門則詭言父母俱亡爲叔所逐某眉目間饒有清秀之氣僧頗愛之問既無所歸願住此間否某言甚願卽稽首老僧前拜之爲師數日後爲之落髮取名卓月居然一比邱矣老僧擁貲甚厚而

慾念甚熾與其徒爲龍陽之戲自得卓月後寵愛倍於尋常日唱後庭花曲未幾老僧圓寂所遺囊篋悉爲卓月所得卓月性尤淫自受其師衣鉢乃以重金購嬖童恣其玩弄然又以爲未暢也因與嬖童謀詭認爲姪借名聘婦許旣娶之後間宵薦枕迭作鴛鴦童諾之遂賃屋於寺之左側而穿其旁壁與寺通以巨資啖媒娶城中周姓女雖出小家而姿貌頗不俗及合歡之夕一切交拜撒帳皆令童與之成禮而不許其入宿夜深僧改裝進房女不知也魚水和諧歡愛臻至向曉卽出換童入將錢酬送嫁娘令之歸童故美風姿女悅之抵暮嫁娘去卓月入房去其巾頂

上圓光乃一僧也女駭甚卓月爲言借名聘娶并改裝入宿之事女聞涕泣欲死卓月甘言勸之女欲圖洩恨勉強允從卓月喜甚待女甚厚而負童前約防閑甚嚴童露不豫之色卓月恐童之洩其事也以錢與之使往博場散悶童博屢負罄其囊尋僧索錢入寺不見至女所問之女見童入笑顏迎之曰我與汝夫婦也而不得相近竟被惡僧強佔汝心甘乎童泣不語女教之首官童如其言往控州衙魏季野刺史立遣人拘僧至署用刑嚴訊卓月悉吐其實通詳誅之女欲與童合女之父母以童甘爲僧用亦非善類願領女歸再爲擇配州官是其說後女卒嫁一士人

爲妻伉儷亦甚諧也

防口誤殺

閒談消夏錄

丁卯鄉試烏程董生某以錄遺僦寓湧金門內舍宇湫隘主人爲遷其妻子出俾下榻焉時溽暑乍退殘月始生其窗外一帶短垣可踰生孤眠無侶輾轉不寐夜將半聞庭內有人踰入旋見窗間一人影頭童然僧也生心知其非竊賊也假寐以伺僧於窗上略用摸索窗扇呀然自開探身入以手中巾扇置几上脫其短衣走至榻前低呼曰好姐姐小僧來也生笑曰和尚誤矣小生僦居在此非復是汝姐姐矣僧大驚赤身從窗中竄去生起取几上扇視之

其上有小倉山房寄梁山舟侍讀一詩款稱某大和尚慧鑑心竊喜次日早起易衣冠袖其扇出錢塘門詢知某和尚爲昭慶主席僧投刺晉謁畧敘數語出袖中扇與之曰僕夙欽戒行久矣自恨塵濁侍教無由今幸得親蓮座敢獻此以表皈依僧接視知爲昨所遺物合掌稱謝兼問尊寓何處生一一答畢辭出歸寓憩坐方定僧忽袈裟朱履搖扇而入一見伏地稽首生挾之起僧顧左右無人袖中出裹物與生日先生大恩銜結莫報區區者聊備賞報之需勿以匏葉爲笑也生辭謝僧置几上而去敢函稱之得白金百兩喜甚扁置篋中已忽頓悟曰吾不可復留此矣

遂呼主人酬以值托故辭去主人往呼其妻子還迨夜相與就寢睡方酣僧果復至啟窗入逕達生臥處索得其首舉刀力切其夫驚起急捉其臂大呼救命僧大駭然知爲其夫語音也小語曰勿聲小僧也而室中已悉起環視見僧手利刃而血殷枕席其妻身首離矣僧亦慘然而泣蓋其妻本爲僧而娶僧始以赴約遇生雖餌以金然不保其不洩於人也故復至出不意殺之不知其已遷去也於是縛僧送縣令來驗畢呼僧鞫得其情飭役至烏程學訪董生所在教官遍檢冊中無其名反白於令令趣提僧出曰殺人者死何用董生但恐斬汝則塵根未斷不如易以火

葬之法送汝昇天庶幾骨化烟銷他日可免再墮業障也
遂命擡至教場積薪焚之此事董生膏自述於人其投刺
時蓋已先易其名故無從尋訪也

裝雷擊人

閒談消夏錄

吳人薛見揚家專諸巷飲博無賴而性極兇狡尤好漁色
比鄰李某娶妻楊氏絕媚好薛豔之每伺其出汲兜搭與
語楊氏故靜婉拒而不答薛無如何轉念李貧可以利誘
也時其窘輒餽以錢米李故世家子雖家徒壁立而清介
自持且惡其素行卻之辭慚而出指其門曰任汝盛鐵櫃
中終當纂取去也後值季夏溽暑雨作李睡後忽爲雷所

擊其妻驚醒時電光閃爍見有似雷公形者奮翅拔關而出視李頂門一穴闊半寸許深入數寸血液噴涌未幾已絕大哭李母亦驚起撫屍慟曰以兒平生循謹何罪而爲雷擊耶又顧楊氏曰家中素無儋石儲今驟遭此禍無論日後餓殍將何以爲棺殮資言訖慟絕是時鄰里咸集辭亦奔入見眾皆束手歎息乃攘袂言曰事勢至此行路猶傷之若皆坐視亦安用鄰里爲也母泣謝辭遽返取三十金至謂母曰有此諸費可粗了但須母自署券將來尅日措還可也母乃署券以付辭復爲之拮据殮畢姑婦再三感謝始去然自此老弱煢煢時或斷炊雖厯盛寒其妻猶

麻衣如雪也而所署券已屆期辭走索母出垂淚約以次年夏末辭強諾而去及期至母復請緩期辭不應變色起出少頃偕其黨某甲悻悻而入出券擲與甲曰汝既保券力能代償則償之不然將鳴諸官勿嫌相累也甲僞爲緩頰也者辭不許攜券欲出甲力挽之顧謂母曰以母之龍鍾撫此荏弱方愁朝不保夕又何時得償此債今辭郎鰥居久矣計不如以汝婦歸伊既可得餘金以供母殘年婦亦得噉飯處豈不兩全母慘然入謀諸婦婦聞垂淚良久哽咽而言曰婦薄命不足惜但如老母何母泣曰事至此尙容顧我乎遂出以語甲甲商諸辭爲之立券署保取前

券焚之乃去迨暮綵輿至婦草草登車痛哭而去顧自歸
群後房中箱篋惟婦所有者得自司啟閉餘皆不聽啟視
一日群他往婦獨坐忽聞一篋中窸窣作響如有鼠戲逐
其中乃起從其後去鉸鏈啟之則別無他物惟有雷公面
具及雙翅宛然斧鑿皆備猶帶血痕駭極始悟去夏之事
卽群所爲也持以語鄰人咸以爲然因共舁篋首諸官拘
群刑訊始吐其實蓋群蓄意久是夕乘雷雨掩入伏牀下
伺其寢潛出擊之瞥然逕出故死生皆莫測其端令訝曰
昔裴優能作三里霧後以行霧作賊被拷然止以作賊而
已今汝欲求爲雲爲雨而先以雷殛其夫其兇狡乃至是

乎遂命鎖其頸爲戴面具取雙翅插兩掖手執斧鑿牽出
遍游六門而後斬之甲以通謀充軍楊氏歸羞憤自縊死

妒妾剪舌

閒談消夏錄

劉燮字隱園吳郡人父嘗作令江陰宦囊頗富燮性鄙而
質鈍作文不能成章其父遂爲之援例入監後父母亡每
忌日祭儀俱極不堪妻以爲言則曰渠輩從不爲子孫計
詎嘗想噉子孫羹飯耶以其父在時好結交故也居常數
米而炊自僮僕以及子女蔬食常不得飽亦不知有親族
惟自奉極奢畜一婢張氏性悍戾以其善於牀第也遂納
爲妾妾素饕餮劉亦非肉不飽一日妾思食鰻鱺命女僕

就肆市焉妾以爲少疑其竊食抵其器於地大罵婢力辯其誣妾愈怒命僕某捉住剪其舌立斃蓋婢有姿色劉嘗與狎妾偵知之妾性本奇妬思置之死而未發也至是乃償其夙恨焉及女父控官劉行賄於知縣某公蔽其罪於他婢婢不勝拷掠遂誣服詳報後上官遽爲咨部婢引領以俟秋決而已然劉自是家驟落妾不耐清苦遂與劉謀爲倚門計劉欣然許之妾雖貌僅中人然以其善淫也接客之後車馬填門劉感其活命之恩且畏其威求所以媚妾者無不至偶購得石濤和尚白描春宮命酒賞之酒至甫展首頁忽聞叩門聲甚急驚起出視有縣隸數輩持牒

入繫劉與妾而去蓋是時前令以侵蝕賑米褫職新令某
來代入署見門中一兔伏焉心異之旣而悟曰門中有兔
乃冤也邑中得毋有冤獄乎及寢夢一女子被髮跪牀前
張口噴血似訴冤狀而口中無舌恍惚間又一女在旁痛
哭久之起至庭中取一弓竭力挽開將射令令驚寤晨起
點囚至婢婢呼冤審視卽夜中所夢也因思其挽弓而射
者乃張字也立喚役持牒拘劉與妾至一鞠而服遂出婢
而殺妾劉以同謀行賄論絞瘐死獄中

麻城冤獄

袁

枚

簡集齋

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嫌之而

未發也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欲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謾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卽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唆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禡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及避如松毆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馮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纂取者遂藏楊

氏複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鄉民黃某埋其僮於河灘土淺爲犬爬噉地保請應求往驗看會兩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屍爲楊氏賄仵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能辨殮而置揭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関於場事聞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令也覲覲湯缺所用仵作辭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宗舞文仵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効應求專委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

辭乃烙鐵索使跣肉烟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固男也無髮無腳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督亂妄指認抵攔初掘一冢得朽木數十片再掘並木無有或長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上鬚髮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災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己髮摘去星星者爲一束李獻宗妻剗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腳指骨湊聚諸色目瘞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

年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仵作再檢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並屍衝去不復檢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賊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洶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居無何同範鄰嫗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嫗莫助舉兒者嫗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招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嫗袖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平猶

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卽屬其子持金訴縣
縣令陳鼎海甯孝廉也久知此獄冤苦不得聞聞卽
自巡撫吳應棻吳命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爲
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
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
僞訪同範家窩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
氏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狀焦爛至此大慟曰吾
累汝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三年
七月二十四日也吳應棻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
決之

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柱復據情奏請會吳邁兩人俱內用

特簡戶部尙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決獄慎出入

冷廬雜識

道光甲辰夏陝西神木縣民李述秀與族婦李蘇氏有私爲族女李春孩所見欲殺之以滅口李蘇氏以鑷柄毆傷其左右腳腕李述秀以鑷柄入陰戶卽時殞命移屍懸於李春孩之父果園鄰人錢述法望見

趨問詐稱李春孩罵伊等爲賊起衅致斃事聞於官
縣令王致雲據供定讞李蘇氏援鬪毆律擬絞李述
秀杖徒贖上巡撫李星沅臬司傅繩勛以李春孩年
甫十三有何忿恨致迭毆而傷陰戶屬西安郡守李
希曾覆訊始得實情改讞援謀殺律李述秀擬斬李
蘇氏擬絞奏聞得

旨王致雲褫職李傅李審訊精詳俱加二級同時有順天
通州民婦康王氏之姑康陳氏與姨甥石文平口角
爲石文平毆傷憤懣自縊石文平賄囑康王氏僞稱
病故而康王氏之戚王二素與有怨揚言康陳氏之

死係康王氏石文平因姦謀斃指揮蕭培長王瑩訪
獲審訊康王氏等畏刑誣服迨起棺驗檢適雪後陰
晦嚴寒未用糖醋如法罨洗誤認縊痕爲被勒遂以
謀殺定讞刑部額外主事楊文定以案多疑實白之
堂官請

旨覆訊始得實情改讞康王氏以受賄私和石文平以威
逼人致死皆問杖流奏聞得

旨蕭培長王瑩承審失入從重發往新疆遇赦不赦楊文
定留心折獄平反得宜卽擢補員外郎二獄一失出
一失入俱訊驗率畧而然可以爲鑒